

19683.083
853.2
214

病榻夢痕錄
上



病
瘧
瘧
瘧

瘧
瘧
瘧
瘧

同治壬申
吳高慶序

重刊汪龍莊先生病榻夢痕錄序



往嘗與饒滌夫先生言天下者郡縣之積郡縣得人則天下久安今世有汪龍莊其人散布州縣爲之上司者任其展布不束縛而疏外之天下何意不理而無如不能也言之每爲惋慨因念龍莊佐治藥言學治凡說二書世多有單行本獨病榻夢痕錄則否方謀刊之會先生出山去未果也竊謂藥言凡說二書譬良醫之方論此書則良醫之治案也蓋闕一不可不第此也龍莊以儒術飾吏治其閒端本善則讀書樂道何嘗不見於此書其體年誼也其事治誼也其歸趣學誼也此乾嘉巨

來不多得之書饒先生今官湖北由良吏游擢方面其
於此書匪口道之實允蹈之矣而希閔屏迹寂寞之濱
無足重輕于世至乃爲古人作校字之傭可愧孰甚雖
然倘龍莊之書大行于世聞風興起天下阜康則莊子
所謂無用之用鄙人方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也咸豐乙
卯正月之望江右新城楊希閔書

附錄饒滌甫先生商刊夢痕錄手簡

臥雲先生閣下龍莊先生病榻夢痕錄繳歸尊架此書
于近來官幕大有關係爲官幕者案上常置此書眼常
見手常繙大本必不甚錯顧外間傳本無多甚是缺憾
鄙意欲刪去其交游詩詞專錄其有益于吏治風俗人
心者用活字板印行廣爲佈送似乎世道裨益不少活
板費不過數十千集吾輩友朋之力爲之當亦無難見
在鄙人居冗俗不能當刪節之事同志如閣下宜畱
意焉竝切切專此奉布卽候台安愚弟饒拱辰頓首
此滌甫先生道光丙午年手簡也比時閱卽承命刪

去泛常詞語共得二卷顧刻費難集未能遽活板印
行也近歲客金谿乃徑損館穀鑄版行世又念既付
攻木不若壹仍原本刪節雖極善恐讀者終以未見
真面爲憾校覈譌誤則門人李重恩力也刻成將寄
饒先生于湖北不及求作序故卽附錄手簡于端以
見緣起徵宿諾焉希閱又識

自序

古人晚節末路不忘箴儆往往自述生平藉以考
鏡得失亦行百里者半九十意也余少孤露承
先人遺訓凜凜懼隕墜佐治入官數十年閒境遇
夷險風景變遷情動於事過輒忘之奉職無狀邀
荷

聖恩不加重譴歸臥故廬省譽補過他山之錯畏我友
朋多舉既往以勗將來去冬嬰未疾轉更沈劇自
分必死恐無以見先人地下循省舊事不已於
懷嚮之所忘今迺歷歷在心目矣會感夢中案冥

事益信一言一行如有臨鑒入春以來病體稍閒
口授培塿兩兒依年撮記至今夏而止六月坊兒
試禮部還命其重加排比析爲二卷題曰病榻夢
痕錄東坡詩云事如春夢了無痕余不敢視事如
夢故不免於痕雖然夢虛也痕實也實則誠誠則
毋自欺經經之守實卽在此書其端以告子孫俾
知涉世之難保身之不易也歸廬主人輝祖識
嘉慶元年七月一日

先祖奉政公歸田後杜門著書成元史本證^{十五}
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
同姓名錄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
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
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藁一卷紀年草一卷獨
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
一二卷楚中雜咏四卷歸廬晚藁六卷過眼雜錄
一二卷詒穀燕談四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
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病榻夢痕錄
三卷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咸豐辛酉

九月寇薄蕭山浙東無備郡縣連陷世金奉

父避難閩中至

今上御極三年甲子我軍收復浙東始獲旋里檢視舊藏書籍手藁無一存者僅有病榻夢痕錄得諸周季貺司馬又於京師購得佐治藥言學治臆說二書乙丑報罷丙寅謁選銓曹司牧塞外幅員遼濶錯雜番蒙公退之餘披閱遺編深懼不克仰承祖訓况先世著述半付劫灰刻本無多蒐輯非易幸存此數若不早爲剞劂益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爰命鈔胥錄副並述阮

文達所撰家傳列諸簡首其餘俟續得印本次第補刊尙冀海內藏書家鑒其苦衷畀之舊本俾泣硯餘生能續旣絕之緒歿存均感豈有涯哉時同治屠維大荒落嘉平月季孫世金敬述於建昌官署

祭文

載湯文端寸心知室文稿

蕭山湯金釗撰



維嘉慶十有二年歲在丁卯四月甲申朔越二十四日
丁未翰林院編修湯金釗謹於京師之光明道觀設位
致祭於

教授文林郎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晉封奉直大夫
龍莊汪先生之靈曰釗年廿一獲拜先生時為先生書
介壽幀先生謂釗字秀在骨似韓城師來者必發繼是
相見論詩論文剴切誘獎聞所未聞先生稱釗吾蕭第
一釗聞逡巡背汗面赤先生風采重正樸方先生言論

痛極夢亦金卷二
暢達直剛釗性選慎不敢俗抗每一見歸氣挾以壯釗
領鄉薦釗入詞垣先生喜甚諳諳寄言教之守身腳踏
實地務信存誠正路是由我五十年閱人不少走是路
者畢竟不倒學以致用鑒古適今讀書應事一一究心
昔鄉先生西河文學不若文靖勳望卓犖近世學者多
蹈迂疎訓詁辭章於事何補玉堂儲才爲異日用幸勿
自隘薰馬摘宋釗媿先生無能樹立錄錄浮沈有傳不
習先生篤孝慕兩節母言輒涕洟流淚入口徵辭海內
要諸沒齒千里懇誠書屬小子云昔吾友有沈啟邵晉
孫辰今仗閣下待報九原釗負先生乞一遺百先生書

謝讀令人泣先生病風手足偏攣札必手寫點畫屈蟠
王戌之秋釗喪大母請急省親趨謁左右入拜牀下執
手誦誦肺腑之語感慨深談爲釗強起肆筵設尊云匪
燕賓謝君乞言季君繼培行掖食卧笑顧釗言此子有
志他日如幸繼君而起我心則降恐不能俟釗對先生
世德深厚天錫之福必大且久先生雖億功普行全神
明扶持壽其克延甲子秋闈季君爲魁爰暨伯兄公車
並來詩賀先生先生和答疊韻連篇神思周匝季君聯
捷爲郎吏部觸暑長途棄官將父有客南來輒詢起居
聞說加餐康甯勝初私熹老成有益邦族先生之壽鄉

痛校夢亦金卷一
二
黨之福胡不憖遺召歸天庭聰明正直決爲神靈有札
在笥有詩在壁思音懷容如聆如覲先生孝子先生循
吏先生著作才學識備列於行狀詳於墓誌釗復何言
述釗契誼先生已矣釗則依然何以副知臨文涕漣鳴
呼哀哉尙饗

循吏汪君傳

儀徵阮元撰

君姓汪氏諱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
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
氏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
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
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
善治獄平情靜慮侔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
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需次謁選得湖南永州
府甯遠縣知縣縣雜猺俗積逋而多訟前吏被訐去攝

者務姑息黠者益伺閒為挾持地流丐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即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慙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輕重及其援据比傅惟義所適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欲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違然若受父母虐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為善延見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

籍記之然後教民多種殖知禮讓惜廉恥戒昏禮之費而民知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僇之俗翕然丕變歲以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鞠之則喜甯遠當食淮鹽而鄰境多食粵鹽淮鹽直數倍於粵民多食粵私大府遣營弁微服偵捕人情惶擾君為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為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緩靖地方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畢公沅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甯遠未及四年以足

疾自効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興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校讐以誤述課子孫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尙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撼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平得力在吃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治汲汲孳孳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己成立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沒身爲期凡傳誌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懍懍自防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君怫然曰爲淑女蹇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尤邃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貴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

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藁二卷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咏四卷歸廬晚藁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雜錄二卷詒穀燕談四卷病榻夢痕錄三卷其尤著者有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坊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盡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於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爲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故學與仕合濟於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於孝廉者觀於汪君其效不益可觀哉

病榻夢痕錄

蕭山汪輝祖

卷上

雍正八年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寅時余生於大義邨中
 巷尚友堂之東室汪氏白大倫公始由鄞遷蕭山
 傳十六世爲諱曾大父孚夏公諱必正諱曾大母
 沈孺人生子三諱先大父贈文林郎朝宗公諱之
 瀚季子也諱先大母贈孺人卽曾大母姪生二
 子長爲諱先考原任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贈文
 林郎晉贈奉直大夫南有公諱楷諱輝祖諱遯遷蕭祖
 爲十九世孫時諱奉直公以謁選入都諱先嫡母

方太宐人宿疾未瘳 先生母徐太宐人免身四

日卽起治爨汲因得脾泄病至老不瘳爲輝祖終

身罔極之痛同里王宗炎填諱

九年辛亥二歲 奉直公留京都先是 奉直公與山

陰王坦人先生宗閔交最摯庚戌六月王宐人生

卽有婚姻之約及余之生遂訂姻焉無媒妁也

十年壬子三歲 奉直公選河南衛輝府淇縣典史之

官

十一年癸丑四歲

十二年甲寅五歲就外傳五月二十九日 先嫡母方

太宐人卒 徐太宐人嘗語輝祖汝生時吾方年

少晝勞苦主母恐吾倦寐失汝乳哺夕抱汝寢汝

啼付吾乳乳訖復抱去易襁襪燥溼必身親以爲

常氣垂盡尙執汝手屬汝兩姊好好照看憐汝如

此汝當時時記念輝祖年四五十與兩姊言感母

慈恤猶相向泣下也十一月 先大父爲 奉直

公聘繼室 王太宐人

十三年乙卯六歲 王太宐人偕 徐太宐人挈輝祖

之淇縣延家靜山師崇智至署課學

乾隆元年丙辰七歲 先大父至淇署命余曰輝祖輝

祖之生也 先大父年已五十有九甫抱孫甚喜
咳名曰垃圾取其賤且多而有資於農也五歲就
傅更名曰鰲至是見余能解字義可讀書爲定今
名余見酒輒喜飲一日署中讌客有火酒盜飲醉
死浸髮水中越夕乃甦自是杯勺不能入口

二年丁巳八歲讀書官署有兩陶器俱墮地薄者毀焉
奉直公舉完者而示輝祖曰能厚如此則均完
矣因言做人須厚如緞可耐幾年過卽爲紙亦須
爲繭紙尙可剝幾層若爲竹紙則一觸便破矣

三年戊午九歲讀書官署

四年己未十歲正月 奉直公以 先大父年老家有

弟例不得終養引疾去官三月發淇縣取道濟甯

王太宐人方姓身同 徐太宐人坐獨輪蓬車

甚苦以貧不能雇大車也五月抵家弟榮祖生七

月殤 先大父寶愛輝祖甚每觀劇必令隨侍歸

則問所演劇姓名賢否能對則喜一日觀演繡繡

記 先大父曰鄭元和賴得中狀元可以做人輝祖

祖對曰雖中狀元畢竟不成人 先大父嘗舉以

告親黨曰此兒竟識得做人輝祖至今識之不敢

忘一日有隣生歲試劣等衆斥其名輝祖亦笑之

先大父怒朴

輝祖

曰是秀才纔有等汝尙無等

安可輕薄笑人

輝祖

跪謝則又曰吾望汝他日做

秀才著藍衫拜吾墓下耳十月仲姊歸孫氏余潛

出登舟觀綵輿失足墜水沒入舟底逾時獲救

先大父痛撻之十一月二十日先大父卒是歲

仍從靜山師學

五年庚申十一歲元日效蹴鞠戲奉直公訶止之授

陳檢討四六一冊令每日讀半篇不得下樓

輝祖

後佐慕以駢體文受知當事本於是也是年延邑

生鄭又亭師

嘉禮

主塾令

輝祖

受業初

奉直公

以賈起家置田百餘畝援例入官先叔父里居爲

博徒所蠱斥賣幾盡奉直公旣歸或謂訟必直

田可復也奉直公不忍舉叔父至是資用日絀

經理先大父墳墓畢之廣東謀生八月十五日

夕紆道過會稽外家

輝祖

從初放舟密雨如絲

輝

祖枕

奉直公左股臥行二十餘里撫

輝祖

起推

蓬四望顧謂

輝祖

曰兒知吾此行何爲者

輝祖

未

有以應也奉直公曰垂老依人非吾願也幸老

親尙健不及此時圖生理兒將無以爲活

輝祖

泣

奉直公亦泣瀏漓不自勝強爲

輝祖

收淚襍舉

經書令

輝祖

背誦因問曰兒以讀書何所求

輝祖

對曰求做官

奉直公曰兒誤矣此亦讀書中一

事非可求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做

官不失為好人逢運氣當做官必且做好官必不

受百姓詬罵不貽毒子孫兒識之後又襍舉論語

學而孝弟數章講說之夜分乃寢至會稽又手授

綱鑑正史約一冊曰日後長成當熟此遣

輝祖

家遂行

輝祖

自此不復奉庭訓矣

六年辛酉十二歲從鄭又亭師學

奉直公於前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卒於南海旅邸四月喪歸

兩太

宐人勵節食貧紡績餘功兼餽楮鏹自給晝夜不

少休息常泣而訓

輝祖

曰兒不學必無以為人汝

父無後吾二人生不如死督

輝祖

愈嚴

七年壬戌十三歲從鄭又亭師學時門緒中衰近族多

不自立諸博徒復誘之皆疑

兩母從宦有私蓄

日夜懲勸叔父向

兩母索錢不得錢則撻

輝祖

兩母百方貨錢應之甚至從

徐太宐人手篔

輝祖

去多有勸徙居以避者

兩母以宗祊在堅

不聽往往炊烟不繼至衣單禦冬奉

先大母及

育

輝祖

則衣食無少缺也

八年癸亥十四歲從鄭又亭師學同學四人遇輝祖獨

嚴每作一藝必令三四易稟自書達昏不使頃刻

暇輝祖甚苦私屬姊婿孫惠疇世琛問之師曰此

子必可成就惜不肖潛心吾鞭辟近裏或可望其

向學縱之則終身誤矣輝祖一生感師言入肺腑

也以兩太宐人力不能具修脯歲終師他就館

九年甲子十五歲族叔奐若先生家延上虞徐冠周師

冕主塾輝祖附學焉朝暮往來徐太宐人親翼

護之師年將七十子幼視輝祖則念已子故教輝祖

祖極摯爲制字曰煥會嘗勸輝祖曰若不勉學不

能成立若母無出頭日矣蓋知輝祖之有家難也

輝祖家與塾隔河每出塾師必目送輝祖過橋乃

入至今念之猶常泣然鄭師閱文最嚴師以鼓勵

爲事獎許甚至故是年行文調暢蓋非鄭師無以

立學之基非徐師無以長學之趣二師之教如此

所謂相得益彰者乎是歲外舅王坦人先生官淮

安山陽縣典史或傳余從叔父博籓無行有獻諛

者謂無媒聘可悔家人幾惑其說矣王宐人聞之

日夜泣母氏以告外舅憐之時余方學爲詩卽事

云事有難平處心無不用時題牡丹圖云圖成莫

訝開不早開時便得稱花王長短句云腸似黃河
迴九折一折一番愁河流無盡頭愁到幾時休里
人傳至山陽外舅見曰此子能處憂患雖辛苦終
當有成浮言漸息

十年乙丑十六歲徐師以疾去輝祖力不能更從他師

依 兩母起臥小樓 兩母督之學不敢跬步出
門外也檢先人遺篋得太上感應篇註覺讀之凜
凜自此晨起必虔誦一過終身不敢放縱實得力
於此

十一年丙寅十七歲依 兩母學縣試童子輝祖請往

兩母謂輝祖學未成且家貧未之許也固請

兩母曰若自揣可進學乎輝祖自詡其技輒應曰

可 兩母曰既可進學豈有不令汝去者六月至

縣見試人多著紗單衫心羨之或贈錢許製衣輒

代作文比案發族中十八人皆招覆輝祖獨不與

兩母不悅既知輝祖受錢則大怒曰兒無志氣

爲利不惜名予朴而遣歸錢輝祖痛自悔晝夜學

八月府試十八人者皆不招輝祖終試九月督學

江寧陳秋崖師其疑試第六名入縣學首題蓋徹

題三里之城兩節覆試題鄒與魯闢從山陰茅再鹿師論孫論文

十二年丁卯十八歲王氏母舅延課諸子凡七人館修
十二緡以三緡餽山陰張百斯師嗣益從論文焉
應鄉試第一場有同號生呼求換卷提調鹽驛道
趙公侗見其七藝俱完而卷前後各書一好字
如杯大問之生曰某卷完熟睡夢人伸手入簾曰
汝今科必中令於手心手背各書一好字不料俱
在卷上也趙公曰好字於文爲女子汝自問平日
有臯過否生再三哀籲換卷另書貌若甚恐場中
有鬼神可不懼歟浙江額中舉人一百四名是科
始減十名榜發不售

十三年戊辰十九歲二月外舅以

輝祖

不能專學招至

官中從山陽孝廉許虛舟師

廷秀

游至十一月歸

有邀觀社劇者余謝不往

徐太宐人曰今日戲

場喧嚷吾都無所恐往時汝去吾聞嘈襍聲卽膽
碎慮汝挨擠也余聞之悚然汗下從此不敢入戲
場是歲叔父挈眷他徙 大母欲偕行 兩母泣
留而止

十四年己巳二十歲仍館王氏舅家從張百斯師論文

十一月王宐人來歸

十五年庚午二十一歲山陰馮思詠師館安昌沈氏

輝

祖從游焉五月朔嚮晦發頭眩病仆跌後圍池步

腰以下皆沒水黃昏館僮覓獲救起尙未甦也甦

而病遂歸八月應鄉試不售

十六年辛未二十二歲族伯表山先生錫延課子弟是

歲訂交先生子堦山陰徐頤亭夢齡頤亭上舍

以醫歿於塞外作應舉文寄山陰楊魯蕃師際昌誨定

十七年壬申二十三歲二月應

恩科鄉試不售是科三場策問小學余素未究心仁和

巖古緣果淹雅貫通爲余歷歷言之始得完卷自

此訂交并交其弟鐵橋誠古緣爲人懇信有學

離和數十年如一日鐵橋尤工藝事外舅署松江金

中乙酉舉人古緣中庚寅舉人山令三月十五日赴金山自此入幕矣然余頗不

欲以幕爲業掌書記外讀書如故月修三金而已

十八年癸酉二十四歲館金山三月長女生五月外舅

署常州武進令偕之武進七月歸應鄉試 大母

已病闈後輝祖疾作外舅以館事招不得不行又

不忍別 大母行 大母聞之呼輝祖曰兒行幾

時還對曰得中約九月二十二三日可還不中當

至臘底 大母曰兒必中然尙早我不及待兒亦

不及待我兒行毋念我 王太宐人泣曰兒今日

病奈何 大母曰毋慮兒有後福多壽多兒孫先

是 徐太宐人不得於叔母因漸失 大母歡心

輝祖 又不肖往往為 徐太宐人累比 大母篤

老叔母棄去不顧 徐太宐人奉事惟謹並教

祖曲體 大母意 大母安焉至是呼 徐太宐

人至榻前曰若善事我願若子孫皆如 輝祖子孫

娶婦皆如若也余遂行十月初二日 大母卒時

輝祖 未歸耐身耐梓皆 兩母主之後 輝祖十五

年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今年六十餘回思 大

母言若前知者

十九年甲戌二十五歲四月外舅丁內艱在武進候代

薦余揚州鹽商程氏主管文翰歲可得修一百六

十金余欣然應之既聞商人倨甚每坐榻牀倚炕

桌南面客皆侍坐白事余度不能耐告外舅辭之

不二月常州知府海陽胡偶韓先生 文伯 招掌書

記以外舅故屬吏無關聘歲修二十四金余就之

聞者俱以為怪余曰修雖少太守當賓禮我也外

舅頗以余為傲然甚躓余言

二十年乙亥二十六歲二月館常州公事暇從同事諸

暨駱炳文先生 彪 究心刑名之學九月胡公陞江

蘇督糧道予辭焉公曰吾遂不能久屈子乎留益
堅許每月增修八金蓋一歲不啻倍蓰矣遂同之
常熟胡公端人也禮余在諸賓之上每遇大事必
招與議所持論多見採納嘗語諸子曰汪君必不
久於人下異日 國家有用材也兒輩當師事之
公嘗言能思則事成思之爲字田在心上田中一
十字四面俱到缺一面則心有未至故公慮事最
密時號三世佛謂過去現在未來無所不用其思
也待余極瑣碎語人曰汪君明爽吾欲以細緻成
之耳余佐幕數十年得免粗疎之咎皆公之教也

凡代譔文字類用駢體一日譔陝藩唐莪邨先生

綏祖

祭章序其巡撫湖北時被劾起用胡公弗慊

也踰月陽湖楊編修

述會

自揚州還言祭章八十

餘無過常州者公以語余喜見顏色後有所作無
不稱指嗟乎士當未遇豈不重賴先輩齒牙餘論
哉時禁私鑄小錢舊傳寬永通寶撫軍行查年號
來厯會有贈胡公曝書亭集者余鑑下偶檢閱其
跋吾妻鏡云吾妻鏡亦名東鑑前有慶長十年序
後有寬永三年國人林道春後序東鑑爲日本國
書寬永三年者明天啟四年也遂白公据申開卷

之有益如此自此幕務稍閒卽從公假書記誦不敢自暇逸矣是年歸第四妹於山陰沈有高仁坡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丐殍載道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七歲胡公督運臨清余以病不能遠行就無錫縣魏公廷夔館副秦君治刑名秦君專法家熟律令縣民浦四童養妻王氏與四叔經私事發秦依服制擬軍余曰童養也可以凡論秦不可魏公屬余主稟余以凡上常州府引服制駁余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之名

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爲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余議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尙未爲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爲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虛名也王習呼四爲兄四呼爲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名分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尙未成且記曰

附從輕言附人之舉以輕爲比書云舉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况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爲四別娶似非輕縱遂蒙批允余名頗爲撫軍所知撫軍者番禺莊滋圃先生有恭也五月魏公丁內艱余歸應鄉試是科舉人廣額十名九月下第胡公復以柬招之常熟仍司書記十一月胡公同錢穀友朱君赴淮安謁總漕余偕行舟次胡公與朱持論多齟齬將至

淮安余詢其故因江淮備漕船多滿十年糧道已發價改造其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朱援例頂詳總漕不淮是以主賓迂朱檢例案付余披覽曰吾遵例夫何尤余曰君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爲計創也非破其十運不可胡公大喜曰是說今始聞之朱曰吾力竭請以累子余辭不獲遂爲之議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

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干

上之日曬雨淋猶有苦蓋銀兩時爲檢點至船底版片泥膠苔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強起運重載米石遠涉江黃設有疎虞所關匪細故不敢因慎重錢糧致悞

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造朱覽之曰吾實念不到此胡公遂錄稟呈總漕蘊公著大爲許可令速歸請撫軍會行萬一部駁可奏免也後呈稟撫軍莊滋圃先生曰理足詞達必可不致部駁又曰此稟另一手筆得毋易友乎胡公以余名對先生曰前在無錫辦浦姓案甚有膽識將來條議當令此君

爲之余自此更爲胡公契重遂留常熟兼司條議事次年

聖駕南巡胡公派理船隻弁前營差務十月余同赴清江浦余自出游歲終必歸省是歲卽於途次度歲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佐幕者義分亦然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八歲留胡公幕四月差竣偕至江甯辦報銷寓秦淮河房得以略游金陵名勝七月回常熟又同胡公赴海州督捕蝗蝻兩旬餘又至安東回署十二月初同至常州查漕蘇州白糧帮千總姚起落忤胡公意立欲劾余以口過不可

議相左初五日辭歸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九歲正月初八日胡公遣戚持札到家代為謝臯再三堅請復同至常熟常熟有虞山虞仲言子之墓在焉虞墓上言墓下虞之子姓為仲氏每展墓必經言之墓道言以為越界歲必競由縣而府而司而巡撫訟十餘年未結撫軍委胡公查議仲以言墓在虞墓禁地之內謂言氏古其墓道言氏之譜牒則界起於漢時各不相下道左十餘丈有荆榛僻徑言欲仲另闢行路而仲不願也故斷斯獄者卒無成議余以為非可例定也

乃為之議曰墓前禁地之說起於後世仲說不足為憑言譜墓道起於漢時亦荒遠無稽虞先言後相距數百年虞以讓國而逃必不愛此區區之地言為道南文學禮讓為先必不忍與先賢爭路兩姓互持皆非祖宗本意若舍正途而另闢荆榛不惟不便亦屬非禮應令仲氏每年展祭俱由言氏墓道而上墓道之外不得樵採庶奠幽魄而杜囂風案遂定胡公欲留余度歲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猶未許歸余題詩於壁

如歸豈復歎他鄉爆竹聲中歲欲央入口自憐窮骨

丙一年幾得好時光殷勤醴酒開東閣寂寞斑衣負北堂記得臨分曾有約椒盤鞠履捧霞觴

曉胡公見之曰吾過矣卽具快船飛送於除夕到家是年聞靜山師卒於京師屬族兄鳳琳綬歸其喪歸第三妹於同邑陳景聲之柔初自號曰龍莊以家居鎮龍莊也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歲正月以媵婢楊氏爲妾赴胡公幕三月昌邑孫景溪師爾周自山東至署胡公屬

余錄文字就正余錄窗課三十篇面呈閱一月師不置一詞心疑之而不敢請也以告胡公次早余未起師衣冠來謝日子文久闕矣頗不愜於心子才可以八穀而文不合格妄爲譽則不安直言之

又恐見臯當俟別時奉繳故不動筆昨胡公謂我嬾且言子兩節母苦教志在科名月來見子執禮甚恭虛心可敬當以吾意爲子評之毋訝也是日卽將文一一評改有從破題抹起者有逐句抹者有隔句抹者三十篇中得連圈者三句耳余讀之汗流浹背多不能解則執卷求教師一一申言其故真聞所未聞遂執弟子禮每日官事畢卽赴師請題次早呈卷如此者兩月餘漸爲師許可七月余歸應鄉試師亦反山左同至蘇州過余舟握手言日子技成矣然得失不可知吾此行服闋謁選

萬一南來子尙佐幕當虛席以待余謹對曰二母
多病不能遠離若吾師官在千里左右必當應命
各揮淚而別是科二場刪表判以第一場經文四
篇改入二場增論一篇二場增五言八韻排律一
首八月初八日入闈後大雨水溢及坐版闈中狼
狽幾不完卷甚負吾師教誨十二日二場卽病不
能飲食勉完三場恩恩還里遂病甚不能興轉側
需人日惟啖生栗數枚垂絕者屢矣明器已具醫
師莫名其病自信不起九月初八日夜 王太宏
人夢中堂有南面坐者數人東西侍者甚衆吾祖

吾父皆右隅侍南面者語嘈嘈不可辨惟東面立
者頤而癯煖帽微鬚向上揖曰該留垃圾有數人
哭而出吾祖吾父向上拜跪若有喜色晨起吾母
爲余言之曰此有先人呵護當無害也是日亭午
徐頤亭來省爲余診脈告吾母曰舅無他病因闈
中水氣直達上焦所以飲食不通體溼故不能運
動用人檳桂附重劑治之一飲卽睡醒下水數升
卽能轉身又一劑卽能起坐不數日而瘳十月初
一日赴館先是 曾大父以下同堂伯叔三人從
昆弟九人多強壯而余最孱弱善病 兩母常憂

無年自十月至次年二月伯叔昆弟先後殂謝惟存叔父一家客游而余則自此康強不復再病殆

兩母節孝之苦足以蔭庇後人所謂該留垃圾

者實邀先靈之呵護矣素有積負重以危疾稱貸

勢不能支胡公夙交又不可以計修歲終遂堅辭

胡公受長洲鄭君毓賢聘與山陰婁上舍培安基

分治刑名是年交同邑於體乾土宏 體乾篤行力學以孝友著聞

後中丙午科舉人

二十五歲庚辰三十一歲館長洲縣婦周張氏富家也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以八月授室

七月病殤族以繼郎未娶欲為張之夫繼子而張

欲為繼郎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

十八年未結二月鄭君受辭張氏謂繼郎物故後

苦百倍於撫孤未亡人數瀕於死死何足惜但繼

事未定死不瞑目今年已望六死期日近恐旦夕

死而夫與子鬼餒其語甚哀余弔查全卷厚逾數

尺族繼張辭張繼族控批歸房族官無成見乾隆

十九年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甫離襁

褓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余因擬批張撫

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

如不為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
烏有欲為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
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為殤後者以
其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為之後律所未
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
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
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
紛繁案牘同事諸友皆以為事關富室舍律引禮
事近好奇况以累批房族之案官獨臆斷必滋物
議鄭君見批大詫再三屬改余曰批房族不難也

為民父母而令節婦抱憾以終不可余為主人代
筆令主人造孽心不安吾不顧其為富為貧論事
理耳批不可易請易友遂辭鄭君鄭君勉用余批
不嫌也張所欲繼者果已成立因立繼書遵依完
案後有不肖族人反覆翻告皆不准理至五月初
五日午讌撫軍手朱單飭縣封送是案全卷座客
震動余曰吾無私天可見况上官乎閱四日鄭君
謁撫軍歸述撫軍言盛贊此批得體始知有生員
上控批發蘇州府親提重責註劣鄭君以上官許
其能大悅撫軍桂林陳榕門先生

宏謀

事皆親辦

凡上控之案皆不批查。先以朱單吊卷。或有未愜則戒官而兼訓幕。故一時吏治無不肅然。此其一也。時有嘉興李髯者。蠱余以利。并導余以納賂之術。余懼。不敢應。至七月。余歸。應鄉試。代余者劉某。誤爲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三日。而事敗。奉撫軍訪究。二人倉皇竄逸。余私自幸。益勵安貧之志。竊盜計贓。每米一石。例照部價。作銀一兩。時米價日增。撫軍意在懲賊。飭照時價。估贓竊米七八十石。俱入滿貫。余以治賊不嫌過嚴。而計贓終須課實事。主類多惡賊。不免浮開斛。隻既大小難齊。米

色復高下不一。憑一紙贓單。遽擬縲首。恐日久弊生。不無冤抑。爲鄭君通稟。請仍照部價。估報。撫軍行臬司。議准通行。後數年。余館平湖。援例具稟。奉浙江臬司批駁。是以江浙連疆。而竊米定臬。輕重懸殊。不知近日作何辦法也。十月。胡公署臬司。篆招余相佐。適崇明有盜。右手廢。而以左手開棺。縣讞依律。擬軍收贖。余意左手既能爲盜。自未便照廢疾減臬。第廢疾收贖。法外之仁。又不忍遽以私意創改成例。且安知非以此人律得收贖。因而坐以爲首。遂托故告辭。後果奉部駁。不准收贖。余雖

見及之。而不敢毅然請也。十月十七日西席江都諸生吳山濤柱過齋夜話。嫌筆不中用。余適有兼毫次晨持以贈吳。因留閱館課。少閒。余所居齋屋傾頽。牀几皆爲齏粉。友人環視謂余被壓而余方自吳館回交相慶也。先是四月孫師簡發浙江過吳門。約余相佐鄉試。荷同考官李師成渠閱薦未售。至是遂并辭長洲歸里。是年楊氏生次女。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二歲。孫師補浙江秀水縣。余遂入幕。二月初三日到館。縣民許天若正月初五日黃昏醉歸。過隣婦蔣虞氏家。手拍鈔袋口。稱有錢可

以沽飲。虞氏詈罵而散。次日虞氏控准未審。至二月初一日。虞氏赴縣呈催歸途。與天若相值。天若詬其無恥。還家後復相口角。初二夜。虞氏投繯自盡。孫師受篆卽赴相驗。時松江張圯逢與余分里辦事。虞居張友所分里內。張以案須內結。令將天若收禁。通報余以爲死非羞忿。可以外結。張大以爲不然。孫師屬余代辦。余擬杖柳通詳。撫軍飭將天若收禁。并先查例議詳。余爲之議曰。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例應擬絞。本無調姦之心。不過出語褻狎。本婦一聞穢語。卽便輕生。例應擬流。夫羞

忿之心。歷時漸解。故曰但經曰。卽便是捐軀之時。卽在調戲褻語之日也。今虞氏捐生。距天若聲稱。沾飲已閱二十八日。果係羞忿。不應延隔許時。且自正月初六日。以至二月初一日。比隣相安。幾忘前語。其致死之因。則以虞氏催審天若。又向辱罵。是死於氣憤。非死於羞忿也。擬以杖枷。似非輕縱。府司照轉。撫軍又駁。因照流臬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此事至丙辰正月。病中夢虞氏指名告理。冥司謂余不差。是知許天若雖非應抵。而虞氏不得請旌。正氣未消。在冥中亦似懸爲疑案也。治刑

名者柰何不愼。四月孫師保舉堪勝知府。赴部引

見留余家居。相待九月初三日。孫師回任。余亦至館。獲

交師子西林

合中

西林癸酉舉人。是歲會試中殿。試館選爲人無疾言遽

色公明正直。體用兼該。歷官浙江布政使。卒於位。

是年十二月大寒。官河

皆凍。小河冰堅至十餘日。始解。舟中人有凍斃者。紹興亦然。有廣文某。俸滿求保舉。余曰。此君太熟。恐難信。其終身孫師曰。人材止可節取。必事事過慮。大憲何以保我耶。真藹然長者之言。

二十七年壬午三十三歲。館秀水三月十七日。先生

母徐太宜人卒。先是余每省試。吾母謂家世素無

科目且既以游幕爲養學而荒幕則造孽佐幕復
學則精力不繼己卯大病後復再三諄屬戒勿應
試至是十四日急足至館歸家吾母已病劇十七
日早忽曰萬一不能至九月則誤汝試事乃知吾
母望捷甚殷向者特慈之至耳始立志作舉業文
字不敢懈初 曾大父有公園在舍北兩伯祖伯
祖母皆殯焉 先考 先妣亦殯於其右余年十
五歲時從伯叔鬻於同族余懼先人不安故別租
芋園殯 徐太宐人而禱於兩伯祖曰俟考妣合
窆當求地以葬伯祖諸匱四月十九日長子繼坊

8
生縣有貢生陶世侃以巨富聞其父惠先以長房
獨子出繼叔父生世侃兄弟五人而長子故絕例
得以次子之子璋爲後世侃行第三謀以己子後
其伯兄乘父故僞托遺命令璋父歸嗣本生袒次
房者謂以孫禰祖例難歸繼袒三房者謂本生有
子而無後於情不順歸繼之說未爲不可訟至司
院錢文端公陳羣諸官詹錦及搢紳先生聚議此
事紛紛不決時孫師已陞河南開封府同知撫軍
莊公以案關富室飭縣定議後卸事余亦無能折
衷長夜求索忽憶禮經殤與無後者耐食於祖之

文爰佐孫師持議謂禰祖之說必不可行陶惠先
出繼叔後斷難以已之次子歸繼本宗有子而絕
情有難安請以其主耐食於伊父愛泉支下聽惠
先子孫奉祀遺命之真偽可無置議大爲莊公所
賞詢知余名曰此君余在江南久知之真有學識
招余相見一時虛譽頓起錢塘嘉興海鹽平湖等
致關聘聞劉君國煊賢遂就平湖八月孫師解任
卽至平湖十月乍浦巡司獲徐姓等九人在家拜
佛起經卷一篋稟爲拏獲邪教余檢其篋內有無
爲教經一帙蠹蝕零碎後有萬曆十七年歷城并

妻王氏字斷續不完餘皆金剛楞嚴觀音阿彌陀
心經之類余曰雖無爲係邪教名然經已歷久殘
蝕徐姓等恐非教黨劉君親赴各家檢搜並無違
禁器物余曰聞歸教者皆長齋以猪羊肉試之果
教當不冒啖當堂給食無不啖者訊經由來則并
諸經皆鬻自乞食游僧之手遂照私家拜斗例分
別責處焚無爲經而金剛經等發德藏寺供奉後
族子在心商於乍浦歸語余曰彼有民家於圃內
書室中奉叔生像謂當日誤犯巨案賴叔保全所
以報也余不知何事或者其卽此案中人乎是年

新例命案初報咨部起限幕友辦理初詳每多草率覆審承招往往棘手余爲劉君稟撫臬二憲凡初報時卽摘敘供情擬定臬名加稟附申奉批准通行大有匡正然幕友不以爲便也後例停稟亦漸止如永爲成規於獄情幕學必多裨益矣

二十八年癸未三十四歲館平湖先是孝豐縣民蔣氏行舟被劫通詳緝捕封篆後余旋里度歲有回籍逃軍曰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劫案正盜劉君迓余至館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劫贓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藍

布綿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劉君覆勘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輪供無懼色顧供出犯口熟滑如背誦書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竊疑之次晚復屬劉君故爲增減案情隔別研鞫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各歧異至有號呼愬枉者遂止不訊而令縣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襍以事主原認之被劉君當堂再給覆認竟懵無辨識於是各犯僉不招承細詰其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故訊及劫案信口誣服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

已物裁製者有人。卽其本案。臯亦不至於死也。遂脫之。越二年。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傳主認賊。劉君回任赴蘇。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闔署譁然。謂余枉法。曲縱。余聞之。辭劉君。劉君弗聽。余曰。必余留止者。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賊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不止。幸劉君不爲動。至獲正犯。劉君謂余曰。曩力脫盛大。君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臯。吾不當絕嗣耳。余自此

益不敢以草供爲信。犯應徒臯以上。無不親聽鞫問。又民婦俞張氏縱女犯姦。婿覺毆其妻。張氏赴勸。被婿毆折一齒。案律應徒。余以爲婦人犯姦。臯應離異。母縱女姦。卽與婿義絕。應同凡論。奉司府再駁。擬杖一百。枷號一月。完結。是年爲 兩母具呈請 旌雙節。十二月奉巡撫彙題。

二十九年甲申三十五歲。館平湖。是年十二月奉禮部具題 兩母 旌表雙節奉

旨依議

三十年乙酉三十六歲。正月奉禮部咨 旌 兩母雙

節建坊如例錄事實乞言藝林二月館平湖嘉興

知府金匱鄒公應元雅重余嘗語劉君君幕汪某

所辦案必為犯人留餘地議論純正當有後祿時

幕中人無不排擠余者余復不能和通勢孤立幸

劉君信任獨深得鄒公言人情稍定五月鄒公巡

視乍浦至署下交六月乍浦同知陳虞盛會同乍

浦營參將湯雲龍獲漁匪楊極輾轉株連獲盜三

十餘人以寄贓買贓諸名牽致者又不下四十八

錄盜供上申仍檄劉君勘詳庭鞫則各犯皆受榜

掠徧身血痂墳起膝踝潰爛鞫反覆惟閩人林好

曾搶奪人財物其十六人或竊魚或竊網餘人皆

畏刑誣服非劫且非竊也劉君不敢附會陳丞止

報搶奪一人竊賊十六人繫獄待覆勘而盡釋餘

人余削贖竟晉省鄉試比試竣至館則參將以調

考謁總督於福建侈張其事總督下檄詰劉君劉

君持初說甚力大與丞等忤或以故出讒余余辭

劉君劉君不可未幾參將病疽死丞丁父憂去先

是撫軍熊公學鵬欲據丞申入

告臬司李公治運謂丞不足信應如縣申勘結至是總

督楊公廷璋竟具丞參將獲洋匪狀上

聞奉

旨命浙江江蘇兩巡撫會讞臬司提囚至杭州屬鄒公親鞫囚供如縣申惟慈谿沈氏一案與事主報辭異鄒公疑爲劫劉君力言未允余爲鄒公言內河寬五六丈者纜數船東岸遇風纜斷而飄西岸則數船必不能連檣如東岸無尺寸後先况黃盤爲外洋無津涯今事主之辭以爲三船同漁一處被風飄至黃盤又同泊爲三盜船同時強劫當無是理鄒公爽然改容詰事主則兄弟三人始雖同漁旣遇風飄失各不相顧林好等十五人各竊各船

初非同謀亦非同行案遂定顧兩撫軍謂洋匪宜重創雖搶奪亦當援強盜律治之幕中賓皆托故去兩撫軍專令鄒公承辦鄒公聽余定爰書盡四晝夜草凡十數易擬林好絞餘十六人及續獲七人流徒杖笞各有差牽致者一無與焉

命下部議報可是役也自縣稟至兩撫軍會奏皆余持議創稟鄒公初不知余過蒙相賞殆爲是案作緣也微鄒公吾其能行吾志哉是年桐鄉沈青齋

震館西席訂交焉

青齋爲人豁達通徹事理重交游氣誼庚辰舉人後由己丑科

中書官山東運河道署總河引疾歸

十月妾楊氏生次男

繼壻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七歲館平湖平湖多富室爭繼之
訟日繁房族不免左右袒官吏因之上下手余素
薄之遇有控爭之案與劉君約置訟者勿論而飾
房族公查無子之人是否必須應繼同父有無昭
穆相當繪圖稟核其人如在或有妻則聽其自主
夫婦俱亡則援無後耐食於祖之禮令耐產以祭
不准立繼行之數年囂風稍息有及球者狡人也
矚其總服叔鳳于死而無子自言序當承繼據房
族詞鳳于之兄有子一人例難出繼鳳于生時與
兄並未分產故後妻亡女嫁約其餘貲有田二百

七十畝當爲之後余批以遺產一百畝分給嫁女
以二十畝營葬一百五十畝爲祭產耐父承祭不
必球爲過問球控府鄒公以鳳于既有遺產自應
置後球果應繼卽非妄告如因其首先控爭卽予
擯斥而女撥多貲魂惟耐食殊非繼絕之道矯枉
過正未昭平允飭令查釋例義定繼擬詳余爲之
議曰例載無子者許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
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許擇
立遠房夫曰許令承繼許之云者未嘗勒令必繼
也又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其

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若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
宗族指以次序告爭夫曰聽其別立聽其擇立聽
之云者惟其自主也細繹例義或繼或否皆由無
子者主之若本人未經立繼固無容旁人干預夫
承繼以承祧爲重非承產也生奉養死服喪謂之
承祧必繼子與所後之親恩義相維今及鳳于夫
婦生前並未立繼而於物故之後以爭繼者繼之
死者不知繼子之爲何人繼子惟貪死者之有遺
產恩旣無與義不相關是非承祧而承產也天屬
之親莫過父子謂他人父本非幸事特爲所後之

親擇立及爲房族序推以義制恩情非得已故爲
人後者必有其所生父命之傳曰已孤則不爲人
後蓋所生已歿無所受命也今及球父故多年旣
非鳳于之所擇又非房族之所推復無本生父之
命忍舍生我之恩求爲他人作後忘本貪財已爲
不孝不能孝於所生之親安望孝於所後之親天
道有知不福不孝之子異時祀產罄盡勢必非稻
難供且鳳于與其兄夙屬同居是其在生之日專
依兄子以生今欲爲之議繼必先爲之分家以不
知誰何之人忽攘其兄子之貲產恐鳳于死而有

知亦傷心於在生之友愛矣。通盤籌畫，球無出繼之理，並非敢矯枉而過正也。人生鞠育之愛，不鍾於子，則鍾於女。鳳于名下，約有產二百七十畝，以一百畝酌給嫁女，所以誌遺恩於地下，以二十畝爲鳳于夫婦營葬飾其終也。以一百五十畝，援無子耐食之例，立及鳳于祭戶。耐伊父名下，令其兄子永遠奉祀，則其父之烝嘗勿替，卽鳳于之胙饗長延不繼，而自不絕。較之准繼及球，似爲長策。云云。越兩月餘，方奉批准。後鄒公語劉君云：汪友之議創而確，吾細察之，甚敬其爲端人。倘萬一有是

識，有是筆心術，不正不可倚矣。未幾有援是案欺寡者，寡婦黃俞氏年三十餘，無子，撫一女，孀居四年矣。族長請照耐食之例，以其夫遺田四十二畝，盡付宗祠爲祭產，聽房長稽查租息，以防售賣。余大訝，擬批謂耐食之說，所以杜不肖爭繼之習，而非開房族攘產之風，不得妄引及案。覲覲干咎四月，劉君保舉知府引。

見留余在家相待。九月回任，余亦至館。黃俞氏籲懇族長於署，合劉君開書任內呈請耐產於祠。劉君批准，產立黃祠祭戶，由族長收租，歲給俞氏租米三

十石餘歸祠管取黃氏不得私賣遵依并各個戶不得私向俞氏繳租遵結余曰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例承夫分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例得親女承受今俞氏嫠居四年夫所遺田並未斥賣其能操家可知二女孤幼撫養斂嫁爲日尙長其事甚夥種種費須俞經理且疾病醫藥之需親戚應酬之用皆事所必有豈三十石租息所能預爲節限以例承夫產之孀婦應受絕產之親女置之局外而轉以無干之族長爲之掣其肘而攘其財不惟嫠婦含冤並使幽魂飲泣無此政體亦

無此風俗所有俞產四十二畝以五畝立黃祠祭戶俟俞氏女嫁身故歸祠收息爲伊夫婦耐祭其三十七畝聽俞經管膳養嫁葬或存或廢總不必房族顧問以斷葛藤將署任所立祠戶改正歸俞并飭各個戶向俞輸租原送遵依塗銷完案十二月劉君陞九江府同知鄒公先調繁杭州府至是調福建臺灣府以歲修一千六百兩聘余同往請命吾母吾母不以爲然遂不果行

鄒公號寶松辛未進士先任紹

興府爲政廉慈誠懇禮士嘗謂余必不以幕終余既不赴臺灣屬劉君致意欲余執弟子禮余感其知己諾之至臺灣後頻以書來情誼真摯俸滿進京於途次告病後十餘年卒兄方錫號半谷壬午

舉人王古文歌詩書入晉人之室辱訂志
年交戊申卒贈余書文皆刻大雅堂集
受仁和

李君學李之聘是年館西席者歸安孫丹林宸論

交甚契丹林信果誠篤學行並醇庚辰舉人後改名進士及第授東號選舟中王辰會元第一甲第二

於闐今其長子憲緒乙卯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仍赴平湖二月劉君卸

事余至仁和十月李君以戶書匿名訐告去官受

烏程蔣君志鐸聘遂之烏程到館知前友以辨沈

二命案未協辭去檢案則大愕沈二者沈洲之堂

弟也沈洲與蔣四共船漁六月中泊而修之泊處

有屋兩間為張氏所居沈二一夕懸屍船上蔣君

初驗沈二繩痕周匝疑為勒死無可究詰刑求張

氏張氏供初與沈二有姦後與沈洲姦通沈洲妒

姦謀勒蔣四從而加功張氏聞聲出視畏威閉戶

而寢如何懸屍則未之見也照謀命問擬沈洲蔣

四解府供大翻異故特延余接理余曰沈二姦在

先沈洲姦在後據沈洲供因張氏待沈二情厚是

以生妒起謀夫張氏以情好方密之人目擊其因

已而致死倉猝之中情不可遏何致默無一言閉

戶寢息且如姦者沈洲與蔣四無涉蔣四何以遽

肯加功況勒死在地何難棄屍遠處而懸掛自己

舟邊揆之情理均無一是蔣君不能答因尋求其
故則前友主之蔣君成見若不可破余曰必爾獲
咎甚大遂辭蔣君蔣君固留乃層層推駁屬蔣君
覆勘沈二斃命之日沈洲等並未相見亦並未在
舟邊歇宿張氏歸甯數日並未在家查傳張氏母
族並沈二等隣右俱與縣供相符原審皆屬子虛
余屬蔣君乞本府發回原招作覆審改正詳請委
員會勘歸家度歲是年交餘姚邵二雲晉涵二雲經術淹通於書無所不讀為人孝友誠和乙酉舉人辛卯會元壬辰開四庫館徵召欽賜編修終侍講
十學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九歲館烏程四月為 兩母建雙

節坊於大義里聚奎橋北岸初買坊基時 王大

宐人曰甕殮無寸地且省此數百金為朝夕計輝

祖謹對曰此大人千古事也所費不過十畝田費

兒不肖不足以給一生幸叨 兩大人庇即無田

亦可以活坊既成輝祖奉 太宐人謝社廟神

太宐人稽顙百數方起額為紅腫歸輝祖問故

太宐人曰我與若母薄命孀居分也兒積誠請

旌又竭力建坊吾願足矣今日拜神將汝素行及

所以事吾二人者告求神鑒使汝一第則吾死瞑

目輝祖泣 太宜人亦泣累數時始罷余赴館

太宜人曰兒勉之好好讀書下場也沈二案先奉
委歸安縣會訊與覆審同詳請另緝正以奉撫軍
委杭州府覆檢實屬勒死因蔣君與撫軍幕友有
隙謂雖未成招幾成冤獄五月劾叅革職蔣君尙
未卸事秀水韓君本晉已專使來聘會署烏程者
爲戰君效晉初任也藩司諸城劉霽菴先生純焯
語之曰烏程劇邑難治蔣令非延汪慕則擬辟矣
友不易得當速聘之戰君述以語余余感劉公之
言遂却韓聘仍館烏程七月至省鄉試首題吾何
執執御乎

執射乎次題日省月試三題由堯舜至於湯三節
詩題桂林一枝得丹字五策經解史傳總集浙江
輿地兼水
利吏治試竣聞胡公由廣東藩司調任江蘇與

孫師偕遂之胡公署謁孫師孫師見余闡藝許爲
必魁九月初八日回烏程見題名錄知中式第三
名舉人至杭州謁本房象山縣知縣湘陰會洞莊

師光先言八月十六日漏下二十刻余卷已閱訖
置几右睫甫交忽有瓦墜於几斜壓余卷厚不盈
一指而苔痕斑剝急取卷覆校藏於篋方就寢又
聞几上有聲則余卷出篋陳几而瓦失所在次早
呈薦兩座主爲擊節已定元十日陸耳山師欲傳

表鉢改置第三問余有何陰騭得致此祥余曰當是
是先人廕耳嗣晤榜首德清許春巖祖京遂同謁

兩主考國子監司業後陞奉天府府尹滿洲博虛

宥師卿額內閣中書後陞左副都御史陸耳山師

錫熊知第二場詩第三場總集吏治二策進呈

御覽俱述飛瓦事交相詫異內簾深夜戶牖皆閉瓦之

來去真不可解傳其事者咸謂二母苦節之報

云是科吾越中式二十三人約日會讌余揖諸同

年曰不須另會十二月二十日為吾母生辰擬

稱一觴乞枉駕為吾母光寵屆期集者十有七

人賓散大宐人曰二十年來惟今日畧一舒眉

吾庶幾可以對汝父矣自阻汝臺灣之行每慮厚

修不可多得使汝去今年安得中知諸事有前定

也余自丁卯省試至此九度適在太宐人禱神

之後天高聽卑不信然乎是歲叔父獨身歸來知

叔母及諸弟皆前死叔父仍出游六月杭城大火

七月德清民間有妖言羣相驚惑以翦髮辯為鎮

傳至烏程屬戰君查禁後德清令阮君芝生坐是

掛誤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交瑞金羅臺

山有高

會稽章實齋

學誠

臺山博學能文章兼通內典性情純一友誼篤摯

乙酉舉人後屢試不遇卒於家聞其子之明能世其業

實齋古貌古心文筆樸茂能自申所見戊子順天副貢生丁酉四月下第即南歸五月到家

戊戌聯捷遊游不仕

受錢塘芮亨齋先生

泰元

聘六月至館九月初一

日芮君侍撫軍熊公吳山行香畢熊公受義烏諸

生王學吾辭授芮君訊供芮君付余閱其辭訟田

土也而後有粘單則許被控人家藏軍器語多不

經余思熊公辦事認真見此單斷不發縣發縣未

必見單芮君未言亦未必見辭近襍亂似有痰迷

證若併單發訊恐預存成見有意張皇因留其單

屬芮君專訊辭內情節果係痰迷稟請遞義烏訊

結知此事者惟甥孫志三

繼英

後二十年

繼英館

義烏生應歲試考前列固安分青衿也向使見單

時稍鹵莽必成大獄造孽不小矣治獄之不可不

慎如此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一歲正月芮君赴天津辦差署事

者為胡君

嘉栗

仍余接理三月二十日戰君署歸

安有要案招余商辦四月十四日家人至知王宐

人病亟十五日到家已帷堂兩日矣宐人於初八

日得病病作之前為余製汗衫余因作題衫詩四

首衫成在 曠黃疾作自夜午即今衫儼然製衫人

何所 寬窄恰稱身裁量想手拊痛絕寄衫詞

恩義憑記取 不著違婦心屢著恐易腐一年著

一回庶幾歷終古 我生衫在筒我死衫入土衫

灰心不灰同 繪圖記事錢塘潘中書德園庭筠作

穴魂相語 王宓人傳并寫寄衫圖見贈同人題二圖詞甚夥

二十 喪畢仍館錢塘五月芮君回任湖州府招解烏程

遣犯吳青華到縣寄獄為之慨然大息青華年二

十一中壬午舉人負才不自愛歲丁亥余館烏程

主人屢言青華喫漕飯不可容當懲以法喫漕飯

者官徵漕或浮額黠者輒持短長倡言上懇官懼

則令司漕吏餌以金白數十至數百稱黠之力若

輩歲需專取給於漕故謂之喫漕飯云青華為眾

黠首推故必欲以他事去之余詢其他無劣行不

可而止己丑漕將開徵吏為策醉青華道至妓門

誘以入甫入妓呼強姦吏黨冒隣佑趨捕詣縣令

素懷且有成見乘青華醉不省事錄供繫獄次早

覆訊青華不承令白太守太守尤酷烈立提親勘

以妓與隣佑為證批其頰威以三木青華遂自誣

從重外遣在青華恃符貪玩法應嚴治而以文致

坐之轉非信讞臬司提鞫未嘗不哀籲呼冤而獄

已成無益也後令捐陞知府去一子天絕悒悒而

五校書房金卷一
候補犯事枷號二人造孽不止此事此其其曩余佐

顯著者天道好還捷如桴鼓豈不信哉

胡公督理蘇松糧道時綱紀肅清徵漕之縣無不

兢兢奉法斜面浮一指半指卽干譴咎其時漕船

過淮總漕楊勤恪公

錫紱

秉公盤量米色小不乾

潔卽責運丁運弁丁弁止較米色不敢向州縣別
求津貼督運之員皆無襍費是以徵漕者無可借
名浮收比幕浙江風猶未改甲申乙酉以後運丁
詭稱沿途費用勒索州縣米色錢逐歲加增州縣
因以爲利恣意浮收甚有七折八折內加外加之
名愿者重累視輸漕爲畏途黠者生波盼徵漕爲

奇貨官旣自決其藩民遂敢越其畔上官以爲源
不易清陽禁之而陰庇之民之撓法者亦不敢明
正其辜以故官肆民驕習爲故常若青華之所爲
其由來者漸矣七月二十三日大風雨夕海水溢
入西興塘至宋家澗八十餘里蘆葦河北海塘大
決其餘決處甚多塘外業沙地者男婦淹斃一萬
餘口屍多逆流入內河內河浮屍及殞厝舊棺無
算兩日不能通舟余家水二尺餘越日而消十月
繼室曹宜人來歸宜人同邑貢生曹韞奇先生女
也歲暮以會試辭館是年十一月楊氏生第三男

繼埒

交會稽陶午莊

廷珍

及其弟南園

廷琰

莊為人豪

爽敦本行工各體詩文賦尤獨絕乙酉拔貢生辛卯舉人終甘肅肅州州同南園神情諧暢以善書名處約而能養志己亥舉人辛丑進士今貴州清平縣知縣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二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同邑來

江臯

起峻

同舟遂訂交焉

江臯內行修謹與人交誠爽不欺能任事己卯

舉人壬辰進士戶部主事乞假歸養養事畢未補官卒

榜發本房翰林院編

修今山西布政使南康謝蘊山師

啟昆

閱薦未售

五月旋里受海甯劉君仙圃

雁題

聘以故人戰君

官嘉善辭不獲因却海甯至嘉善七月戰君調富

陽余偕行八月戰君調入闈余歸里九月葬先

考 先妣 先生妣於山陰縣秀山之麓遂買航

塢山麓葬兩伯祖伯祖母從伯母遺櫬而歲祀焉

十月孫西林先生為甯紹台兵備道從戰君假余

贊理曩 徐太宐人言外家居鄞城門臨石橋屢

屬友人訪求不得至是親履廂坊凡四日有橋之

處無不周歷閒遇徐姓人舉舅氏名問之絕無知

者泣然而返歲暮以會試辭是歲叔父來歸不復

遠游

三十七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赴禮部會試與江臯同

行同寓四月揭曉江臯中式余下第俟吏部揀選

五月初四日出京六月初三日到家海甯劉仙圃
已於五月送聘里門望日迓余到館余素不解書
法見中式諸君寫殿試策有規則館中方定臨帖
日課是年三女生歸長女於同邑貢生陳六彝

宗
周次子景會

三十八年癸巳四十四歲館海甯新例禁延本省幕賓
余辭館會撫軍以杭嘉湖公事繁劇有熟諳地方
情形者飭府縣暫行留止另延妥友更換劉君遂
稟請留余時孫西林先生由河庫道調任上海巡
道孫師專使關聘余欲行劉君稟辭是年四女生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五歲館海甯二月二女殤女字同
年山陰王涓占

兆嘉

子七月先叔父卒葬航塢山

八月海甯陞爲州仙圃調平湖署西防同知余歸
里壬辰會試前同年許春巖見余課藝謂骨節生
疏後果下第歸卽銳志揣摩是歲閒日必作一藝
時來江臯授徒里門孫遲舟主東陽書院講席一
藝成必分書兩篇寄二君評閱或不愜遂改作至
有三四易稟者撰策拾十卷手錄至除夕昏定方

畢交餘姚張潛亭

義年 潛亭乙酉拔貢生於潛

友誼後

縣訓導俸滿保題蘊藉博雅敦
欽賜國子監助教銜充四庫館纂修

官丁酉中順天鄉試舉人戊戌

特賜殿試未

及試
而卒

四十年乙未四十六歲正月赴禮部會試三月初三日
抵京師春巖來閱課藝謂火候已到可必中初五
日疾作勢難入闈春巖來診視曰傷寒尙輕不可
不試萬一不進場見闈題必悔病且加劇陶午莊
亦規勸甚力邀余同寓初八日力疾入闈三場惟
啖生梨不能粥飯也試畢漸愈欽命四書題
首苟日新三句次
仲叔圍治賓客三句三敢問何謂浩
然之氣一節詩題燈右觀書得風字四月初九日
揭曉中式第四十六名大總裁爲兵部尙書後陞
大學士無錫嵇文恭師璜刑部左侍郎今大學士

韓城王惺園師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滿洲阿雨

齋師肅本房翰林院編修宐興湯辛齋師先甲是

日午門謝

恩謁辛齋師知闈卷爲雨齋師拔取本中第三文恭師
以詩句用重瞳嫌史記不專指虞舜不便進呈
移改今名嚮者己丑下第歸輪將發虔禱前門
關帝問此生得成進士否籤曰新來換得好規模
何用隨他步與趨只聽耳邊消息到崎嶇歷盡見
亨衢意謂必遭蹭蹬方可僥倖至是公車四上途
次偃蹇多端至京卽疾作可當崎嶇二字復禱於

帝籤曰憶昔蘭房分半釵而今忽把信音乖癡
心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自分必失矣闈
中見題紙苟日新三句意新來則規模當換妄希
弋獲力疾終場果受知于兩齋師耳邊消息亦復
奇驗鄉試第三會試名次如之豈非連理爲詩所
累續籤實已預示因憶往歲戊辰負_{山陽}與同
學泲陽胡茂才江表_傳過城隍廟拜問科名末二
句云雲程萬里君須到得路先憑博陸侯每遇省
試主考簾官從無霍姓久亦置之戊子鄉榜後謁
兩主考聞同年相語多稱博陸二師始悟神籤之

巧今會試得售蓋所謂雲程須到也十四字中隱
該鄉會兩試遇合一科一第數之前定如此他可
知已二十一日 殿試二十五日臚唱第二甲二
十八名

賜進士出身二十六日午門

賜表裏

輝祖

領得寶藍花緞一疋月白潞綢一疋二十

七日禮部

賜恩榮宴五月初二日國子監釋褐初八日 朝考十

四日引

見奉

旨歸班選用十六日得家書 王太宐人于三月二十

六日棄養遂呈報丁憂書羸券次日南還鄉會座

師及同年俱以吾 母節孝素著京邸理當成服

受弔因留數日於鄉祠治喪撰 考妣行述乞周

海山先生煌作墓表邵二雲先生作墓誌銘先是

欽命大臣覆閱 朝考卷輝祖取第四名翰林院傳驗

派 武英殿辦理黃籤以憂不赴六月初七日出

都取道泰安二十五日至王家營渡河雇舟星夜

飛行七月初二日到家九月初一日受署慈谿黃

君元煒聘至館聞臺山游四明寓鄞縣邵吏部雙

橋洪家齋手鈔雙節贈言稟赴鄞求正臺山慨諾

卽將所撰先人行述三篇潤飾字句并講古文之

法大有會心既回慈谿臺山以陸續所改文字寄

還九月二十七日辭館又赴鄞別臺山將贈言諄

求覆校十月初四日歸家初七日受海甯州戰君

聘卽夕赴館十一月歸爲吾 母舉殯合葬于秀

山之阡仍赴海甯至歲終平湖劉仙圃申前約遂

辭戰君是年七月十四日第四男繼培生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七歲館平湖挈兒子繼坊課學四

月十一日晝夜大雨聞家堰西江塘決江水侵入

內河近塘廬舍頃刻水深丈餘幸人口無傷漂沒
四十厝廩無算北海塘亦決水由決口入海勢漸消余
家水三尺餘是年介邵二雲乞江西新城魯君絜
非仕驥撰雙節文字

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八歲館平湖四月孫西林先生來
爲浙江布政使專使相招念仙圃舊誼不敢就時
惺園師方督學浙江孫公屬王師轉致誠悃必欲
相佐余以義不當辭卑就尊且孫公與大吏臨汾
公若冰炭孫公剛正以剛佐之必折如勸其委蛇
又非輔人之道惺園師甚善余言是年交歙縣鮑

以文

廷博以文諸生博通典籍爲人醇雅有氣誼世所稱知不足齋主人者也

曾絜

非撰汪氏世德傳寄惠并道締交之意余未敢許
旣而書屢來陳義甚篤聞其內行修謹并讀所寄
稟如義莊儲穀諸事仁心實行具可師法遂齒序
焉余生平神交絜非一人而已手書最多規戒之

言

絜非辛卯進士以親老告養後改名九臯官山西夏縣知縣卒於任

四十三年戊戌四十九歲館平湖五女生四月縣尊談

公

官諾

詳請執業田產按號領給清單遇有賣買

同契送驗換單始准開除撫軍批藩司議詳余適

謁西林先生先生訪余利弊余曰不可行也民間

賣買向憑戶冊有冊而復給單是贅設也開收例
禁驗契以杜需索守候今併驗單是違例也夫民
不急不鬻產官不暇不驗單民不必乘官之暇官
不能應民之急設遠鄉僻壤嫠婦孤兒割畝謀餐
易田供斂均難稍緩須與契單在官斷不能立時
驗給計窮勢迫必至別釀事端且一號之田多或
數畝析授歸併朝分暮合舍業繳單已極紛擾不
幸水火盜賊籲請補給例應查訊不免稽遲吏胥
從而抑勒訟獄必致滋繁如慮號畝舛錯易於影
射果審係價買勘明現管四至與契載相符即可

據以定讞其從前失除誤收者祇准改正完糧不
得藉端奪產亦因而勿擾之一法先生首肯詳院
檄縣停止而領單之戶業已不少數年以來邑多
空號飛糧之訟實肇於此設所請得行其弊且襍
出何有既極利不百不興宋李沆所以不輕徇陳
奏也六月西林先生卒於官送之蘇州九月得濰
縣韓理堂先生夢周書知景溪師卒為位祭之是
年交餘姚翁鳳西元圻 鳳西恬粹有識度學問
通雅甲午解元辛丑進士今為
雲南廣南
府知府

四十四年己亥五十歲館平湖三月初二日第五男

繼

四十 生今名仙圃陞杭州府東海防同知余歸里余

幕游所主與仙圃交最厚仙圃光山人庚辰進士

大體上官之不賢者不以禮遇亦處五月受署烏

程興君德聘縣有馮氏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

孫為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衛

公批准余持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

同姓不宗即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是年鐫

雙節堂贈言集錄二十八卷成附錄一卷王宜人

傳誌也自丙申推兩母遺志徵紹興節孝事實至

是得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嵊縣凡三百五人

呈藩司國公柱轉飭各縣備案扁表

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一歲館烏程四月前烏程徐君朝

亮回任聘余接理六月徐君丁憂去官余歸里第

六女生興君補金華縣訂同事九月龍游王晴川

士昕到浙為惺園師族子興君出王元亨先生猷

門下晴川叔父也會惺園師復督浙學屬興君讓

余佐晴川十月至龍游是年具蕭山縣節孝貞烈

事實呈惺園師請給扁旌並于節孝祠廡附主以

祀纂越女表微錄五卷鏤版分贈節孝後人仍續

採上虞新昌二縣

四十六年辛丑五十二歲館龍游四月兒子繼坊入紹

興府學娶同邑貢生朱斐亭鏞次女海鹽令張顧

堂力行湘潭人介仙圃以禮幣來奉先人行誼文

字屬余校定蓋張氏世多隱德顧堂曾大母馬以

節旌大父吧亭先生祖緒邑人稱張孝子故藝林

投贈之詞甚多余爲分類編次其詳紀世系墳墓

祭田及誌表銘贊曰追遠錄三卷紀節婦者曰表

節錄三卷紀孝子者曰闡孝錄二卷而附以顧堂

母氏壽言二卷曰壽萱錄通名之曰垂範集凡六

閱月序而歸之是年正月晴川赴杭州縣民盧標

於十三日戲燈與隣人余某爭道互毆盧被余某

踢傷小腹不能言語當晚昇至余某家稟典史驗

傷痕取保辜延外科調治至二十八日傷痊送歸

二月初二日文昌神會盧赴飲醉歸越夕身熱屬

其弟延內科汪姓診治至初九日病故報驗隣邑

湯溪何君代驗小腹傷痕與典史原報傷分寸顏

色相符止敘迎燈爭場一節錄俱通詳而汪姓醫

病未曾詰實晴川歸縣覆審余以爲小腹致命係

必死之傷當速死之處例不得過三日今盧標之

死距踢傷二十七日在保辜正限之外自余至盧

路隔里許二十八日即能步行歸家則原傷入痊可知初三患病不延外科而延內科則是病非傷可知晴川傳汪醫細鞫追出藥方醫案盧病起傷寒屬實余又念受傷痕迹日遠日消受傷顏色日遠日減盧死已閱二十七日而屍身之傷與生前之傷毫無消滅恐驗亦未確因屬晴川詳請會同原驗官覆審至十月會鞫何君堅持初詳晴川遂專詳請委賢員開檢屍腹腐爛牙根頂骨並無紅色委員蘭谿梁君不敢填格十二月晴川攜骨赴杭州而何君已於大計案內叅才力不及矣第六

男繼壇生

四十七年壬寅五十三歲至杭州臬司李公封與何君有舊欲遷就初詳晴川不可復委處州府楊太守衢州府王太守覆檢盧標牙根頂心無故李公親檢以方骨黑色爲小腹廕傷令將余某擬抵余以洗冤錄開載並無小腹受傷須驗方骨之說且傷痊則歸期可證病死則醫藥有憑反覆稟辯臬司俱不批閱惟云王君倔强總督兼撫軍陳公輝祖頗躓晴川之論而杭城之官與幕皆謂盧標死于限外十日之內余某擬絞亦須奏請罪可減流議

余膠執余曰居停吏也吾以律例佐吏知奉法耳
法止於笞而欲入之於絞分不敢安晴川信余甚
篤雖上官同寅不計也然其勢不能與臬司抗五
月初一日余托故辭館當是時盧案共稱方骨案
有新城縣婦孫葉氏自縊稱逼嫁案省城籍籍無
日不論此兩案逼嫁案者葉氏年三十有四初嫁
於黃十七年而寡再醮孫姓未幾夫死前妻有子
四歲遺產二十餘畝惟一短雇工人秦某相依度
日總麻姪孫樂嘉以瓜李之嫌屬葉辭秦另雇葉
諾之而遲久未覆樂嘉詰秦則以負傭值爲詞久

留如故族長孫某與樂嘉商以人言可畏勸其改
適葉以娶主難得安人請俟稍緩會近邨周姓斷
絃族長商之樂嘉欲爲葉作伐秦某聞之告葉葉
令秦作抱呈告樂嘉等逼嫁比縣批查族長等覓
秦理講秦逸去因斥葉不應妄告葉諉秦主謀卽
於是夜乘間投繯縣以樂嘉爲首照威逼小功尊
長律問擬杖徒府駁葉雖醮婦旣不願嫁未便強
勒應照威逼孀婦自盡例充發及詳院陳公以族
長等商同嫁賣必係意在圖財委錢塘縣覆審將
族長擬絞樂嘉擬流撫軍以罪名屢易改委湖州

府同知唐公若瀛補理唐公會署蕭山素知余出
詳冊見示余見歷次供情俱近支離惟原驗情節
甚明葉屍面抹脂粉上著紅衣襯色衣下著綠裊
紅小衣花膝褲紅繡鞵卧樓一間內係葉室中間
版隔無門外卽秦牀因語唐公曰歷訊皆舍其本
也不惟不應絞不應軍且不應徒也一杖枷完結
之案耳唐公曰何故余曰葉之死距孫死不及一
年面傅脂粉服皆艷妝此豈守寡情形舍十七年
結髮之恩守十一月後夫之義天下斷無是情所
謂守者殆不忍舍秦耳秦以貧傭工斷無無工價

而長傭之理樂嘉勸嫁之說葉未嚴拒周姓議姻
之語孫未面言訟起於秦事發在逃樂嘉等根問
秦某下落並非威逼可比是葉之輕生由於秦去
惟秦是究自得實情唐公然余言而謂余盧案者
兼謂余是案杭城之官與幕譁然如一口唐公勒
捕秦某到官鞫實通姦並無逼嫁情事遂科秦姦
罪樂嘉等照不應律分別杖枷詳結得行余志而
盧案以臬司成見委員竟以方骨爲證擬余某以
絞自余初習幕及佐幕二十餘年凡爲幕者率依
律闡義辨是非於一定不敢絲毫假借爲吏爲上

九核身非金卷一
官者據義斟酌惟律是遵雖顛預如臨汾中丞剛
愎若如臯觀察事關人命猶不敢徑行已見一二
年間風氣頓易律例幾不可憑而慕之風氣日下
矣是時吏治亦極難問蓋以總督兼巡撫權統於
一牧令初詳未協皆可乞恩抽換撫軍樂屬吏在
省各府常駐行館縣亦常有三四十員稽留省寓
或請回任撫軍輒不悅故不敢不留日一謁上官
外無所事事則相聚飲博甚至盲女彈詞流娼侑
酒毫無顧忌較臨汾時殆尤過之余欲赴江蘇就
館會臬司陞湖北藩司晴川調繁歸安惺園師爲

晴川留止余不可師曰龍游堅守子說甘心忤
官者數月子去渠不另延幕友案完卽欲告病以
身有官累不能遽行其意今臬司已去復不必再
反龍游與衢太守相離子柰何不輔之余因偕至
歸安是年因龍游案入寓省城適惺園師試竣在
省時時謁見或數日不謁卽使召終日侍坐暢論
古今備聞立身行己之大端書紳自凜師亦以輝
祖可與言也教誨不倦於守身之義大有裨益
四十八年癸卯五十四歲館歸安歸安舊習頑嚚相仍
喜上控而不求審理故善良之累余知之甚悉與

晴川約凡上官批准之事贖留內署先密提原告
與應審人等刻日質訊多屬子虛卽治以誣告之
辜又俗喜以賭以姦以侵佔水利以朋充牙行憑
空訐告而吏胥藉以生財余皆屬晴川禁止大爲
吏胥所忌有丁姓者首賭牽累縣不准理改名控
府被告諸人皆與縣辭無異先提原告到案晴川
訊無賭具卽擬誣詳結其黨郭姓復改換情節控
府行縣正提犯聞會余以他事歸里忽另役至宅
門面言丁案同賭多富人賄余故脫郭姓親見孫
姓過付闔者轉稟晴川晴川曰此誣也催提郭姓

而余至館知之促晴川訊則孫姓過錢有據密遣
幹役提孫姓隔別研訊並無其事質之郭姓供由
丁姓所屬暫將郭姓收禁提質丁姓則其說出自
縣役訊役則得自傳聞余曰此事瞭然矣役樂於
誣賄而余不辦是絕其生路也舍誣賄而言賄訊
賄則被誣之人終須到案至審虛而役已飽囊矣
今旣出於役究役卽可止將役與丁郭分別杖枷
完結案旣定余辭晴川晴川曰事已白與君無與
也何辭爲余曰設余避嫌將惟役之是徇否則終
受其累且是說豈惟役哉正恐闖人亦與謀也晴

川固留越數日語余曰君其神乎聞人王節吾舊人也然是說實彼主之日來後與郭姓欲首若略以金方止因遣王節而信余愈至是年繼坊食餼

四十九年甲辰五十五歲館歸安二月壇兒痘殤

五十年乙巳五十六歲館歸安二月繼塘娶山陰國子

生婁升之堂長女四月奉部行湖南巡撫陸公

耀奏請現任官親老獨子循例終養晴川母七十

有一無兄弟遂詳請終養八月解任余歸里自壬

申佐幕至是三十四年游江蘇九年浙江二十五

年擇主而就凡十六人俱有賢聲余性迂拙不解

通方公事齟齬即引不合則去之義幸主人敬愛

無不始終其事留別同事詩有一事留將同輩述

卅年到處主人賢之句殆天之不忍饑寒我也幕

途甚襍不自愛者無論亢者自尊卑者徇物故同

館雖多投分絕少甲申乙酉數年頗受排擠無非

玉我於成生平所師事者一人諸暨駱炳文先生

至友事則山陰婁培安基無錫華西峙岳久作古

人今惟山陰蔣松谷五封而已余初幕時歲修之

數治刑名不過二百六十金錢穀不過二百二十

金已為極豐松江董君非三百金不就號稱董三

百壬午以後漸次加增至甲辰乙巳有至八百金者其實幕學幕品均非昔比矣吏之爲道必周知所治人情風俗方能措之各當吏或不解此義舉一切政事盡委諸幕友幕友與主人無葭莩之戚無肺腑之知儼然爲上賓受厚修則所以効于主人者宜以公事爲已事留心地方關切百姓使邑人皆曰主人賢庶幾無愧賓師之任不此之務而斤斤焉就事辦事僅顧主人考成錢穀刑名分門別戶已爲中等甚至昧心自墨已爲利藪主人專任其咎彼何人哉彼何人哉二十年來余所見以

不義之財烜赫一時不數年而或老病或天死或嗣子殞絕或家室仳離者回首孽緣電光泡影天網不漏可爲寒心時乙未進士奉部截取已二年因請咨謁選是年續採上虞新昌及山陰蕭山縣節孝具七十四人事實呈督學竇公

光胤

行各縣

扁表並纂續表微錄一卷附前錄後今新修紹興府志所載婦女俱採入矣至杭州劉仙圃方陞甯甯府知府留余信宿謂余曰吾初與君交闔署上下無一愛君者皆畏君於嚴不可犯吾獨重君能得君益君遇知交終日談無倦容非愜意人對坐

無一語此可慕不可官也官與幕異徑直不可行
須相機婉轉庶幾上下協和相愛相規真藥石之
言譔佐治藥言二卷鮑以文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第十二集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七歲正月王晴川書來將歸義州

訂舟行同赴張灣人日同人公餞贈詩寵行作詩

八首寄謝折柳河橋氣味親陽關歌罷又陽春詩

合求完本分歸來應可質同人鹿鳴篇裏周行義

書徧顯孫別後紳手丸熊瞻望何如說到焚黃

報已虛死悔成名選二紀生慙學古負三餘為人
論定當官後行事好須立意初不是良朋真愛我
誰臚先德勵翹車表節恩兼賜第
恩戴天無計報高闈可容更戀黃綢被幸不能

勝緣蟻尊政譜敢希花滿縣家風會記榮餘根故

人鄭重勞相勗一寸靈臺曉夜捫文章許國

記初心捧檄躊躇思不任名士由來堪畫餅道人

相約鍊黃金租應飽啖姑臧非未擬閒調單父琴

好夢長憑時鳥喚鷓鴣啼罷費沈吟卅年代斷

手無傷倖博虛聲拙許藏佐治私憐今令長求全

愛說古龔黃隨身竿木從人看異味鹹酸到口嘗

怕病根醫不得平生誤坐次公狂官最難居

父母名人歌人詛自分明因會閱世粗諳事算到

親民易寢聲才拙預籌勤補綴時澄會遇俗和平

談經讀法書生分莫計三年考課程秋中詠吉

又春闈愛看閒雲勝愛官人說畫蛾新樣好我愁

騎虎下時難未幾分料先辭鶴苦要留香徧藝蘭
羸得千金宵一刻燈前吟字課兒安什襲行裝
絕妙辭贈言遠過百朋貽焚身象笑生多齒畫足
蛇憐飲失厄作劇難殊觀劇日還山計定出山時
不知宦海收帆後展先墓作七絕四首示兒輩不
可有人吟錢別詩官是偶然來吾今老大何奢望
遷除不計財書生官是偶然來吾今老大何奢望
只盼承家汝輩才依人懷抱帝天臨劬體甘貧

直到今倖得全家資祿食敢因從宦負初心名最難居父母官拊循不易況摧殘忍收百斛蒼生淚灑向孫枝未許乾微書到手幾徘徊自信頭方非吏才臨別一言吾不食焚黃事了便歸來
晴川約三月十八日首途孫甥蘭啟繼蕃同行屆期俶裝至杭州聞

欽使到浙盤查虧空遂至湖州會晴川覆檢交代冊逗留五日迂道烏鎮別鮑以文同至吳門舟中讀天水冰山錄爲嚴嵩籍沒入官貲產簿題跋歸之以文又出示楊忠愍公手書冊子凡十八葉通十種蓋公在錦衣獄感提牢應養虛調護之義書此以贈後有王鳳洲王治哀輓詩文敬跋數行於後以

文以鈔藏祕本沈斐春秋比事二十卷吳澄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二卷贈別而去訪金匱鄒孝廉半谷先生方鐸諸布衣類谷先生洛至常州泊舟

毘陵駙駙隸武進縣憶乾隆十八年外舅令武進余爲贅壻外舅丁憂解官常州太守胡公延余入幕十九年二月子身襍被由杭州附塘板船房艙初八日晚出滸墅關順風揚帆三更至此大雨如注舟人促上岸無可駐足借宿駙舍駙子以余寒婁不顧問獨坐皇華亭五更燭滅愁慘長吟雨聲與吟聲相答邏者訝之告以故假燭半枝至黎明

謁太守旅行苦逆風不謂順風轉足為累三十餘
 年客游惟此宵最為悽寂故余一生幕修所入不
 敢妄費一錢回首前塵久成陳跡念贅居時情事
 如在目前而前婦亦登鬼錄十有七年方余困阨
 時前婦有言夫子必貴恐我不及冠帔耳今何如
 耶不禁淚潸潸下作感舊詩八十韻
古駟蘭陵道
征夫浙水船
 韶華春欲暮麗景日當天棖觸懷疇昔塵踪湖蹇
 連歲雞干紀癸建兔月初弦壻笑淳于贅翁調單
 父絃循聲推協贊赤縣慶超遷我亦攜家累因之
 藝硯田仲華齡廿四曼倩曠三千甥館餐愁素衙
 齋幕試奉備書殊草草坦腹乃便何幸點婁婁
 能逢德曜賢應官初事了入室得人憐起慣驚雞
 唱妝慵闕錦妍畫眉深淺恰佐讀墨朱研瑣闥鶯
 簧度雕櫳燕翦穿玉臺奩乍掩銀蒜戶高裏金帶

花頻刺同心結屢纏量腰裁白氈揜袞拭青瓊愛
 問鴛鴦字耽吟芳莒篇筆牀安碧慮繡榻卧烏圓
 嬌女剛帝祿宜男更製蟬職修獻履敬望慰倚開
 懸賴是忘行脚微聞喚比肩有時勞藥裏輒自與
 花鈿小食錫絲結嘉肴縮項鰻手營都脆潔鄉味
 務芳鮮感額躬祈代怡容命許延感茲恩義篤誓
 欲死生聯每勗層霄上母甘矮屋卷槐黃勤夏課
 蟻戰慕羊羶盼領吹笙宴慙同磨鏡孰醉惟隨誰
 蕤誤竟斥烏焉短盡英雄氣黍來默照禪杜羔羞
 寂寞祖逖待騰騫疑睇機先下攤書燭與然不辭
 依鮑鹿會未貸戎錢冰鏡光俄蝕臯魚痛莫捐誰
 為東道主暫穩北窗眠酒乏尋常債衰輕九萬箋
 牛衣縈密緒蓋篋理殘編尸藻襄時祭攀蘿葺故
 厘加還箴弋雁濡豈足蝸涎價泰虛聲竊文叨儷
 體傳通才求記室虛左啟資筵樂職須工賦徵書
 忽至前誰圖充名士餅招用庶人旃遽使期方急
 名伯武宣饑者回行踽踽相對涕漣漣母老資扶
 湘湖道遂遺者回行踽踽相對涕漣漣母老資扶
 掖瓶空倚粥饋浮雲蒼狗幻踏迹磨牛旋穎土原
 無僕場雄祗有鉛此身真似寄到處合從權路出

重關遠帆爭過鳥，李膺舟可共摩詰。病纒瘞詎
謂封姨力，職增羈旅。瘖郵籤鳴乙，夜客舫泊東阡。
睡美甜鄉熟，登呼彼岸先。魂飛驚露鶴，神味勸歸
鷓。進退籌維谷，生疎計總遭。恥逾牛後辱，貌愧馬
曹。虔敗几蘆簾，畔腥聞豆楸。邊形孤鏗燼，暗漏盡
柝音。闔醒久，衾如鐵更長夕。抵年淚兼檐，雨滴夢
逐海濤顛。悔教來成錯，違云謫是仙。薰香慳石葉
寫，悶屬陳元擬。水將趨壑非，夔那惜蚊。平生多獲
落，憶此最拘攣。丁運傷癸薄，含情寄漸。縣途窮堅
樹，立境換念陶甄。遲久儕干佛，垂哀就四銓。亭屯
思，歷歷親故，泣拳拳墨綬。王程近黃墟，宿草芊
所悲榮五，殺不及報重泉。遺挂彌珍重，歡悰曷補
填，便容膺。勅贈可易慰，幽情契永題。衫時江南
什癡留隔世，緣浩歌添腹痛。擲管扣紅舷。

水浸過吳門即見

上諭謄黃因災加賑，抵無錫見官設粥廠，詢市米價一
石四千三百錢，丹陽米價更昂，每石四千八百流

丐載道泊揚州，見城內大家多粘四十九年五十
年舊訃帖，及新訃婦人皆綴夫銜名，出訃或用叔
或用弟死者之子，及承重孫轉附後妾，則稱某公
淑配。下以杖服子著名，亦有稱降服子降服孫者，
殊非禮意。自揚以北，尤覺蕭條。疫大行，泊淮安訪
許虛舟師卒已三十年世兄重履未見。清江惠濟
閘頭二三三壩壩外老黃河堙塞，出新開河。河甚
淺窄，僅容糧艘。惟輕船可旁行。向來洪澤湖水至
壩口與黃河水相會，湖水入江，河水入海。湖自乙
已淺涸，水不能至壩口。故河水挾沙而下，致塞舊

河新河自甲辰始開今河水亦小舟行頗不便利
 楊家莊新設小壩口甚窄止容一艘故自楊家莊
 至白洋河遷延五日洋河鎮隸宿遷縣米至制錢
 十千二百文一石豆價與米價等豆腐一斤錢十
 六文麪一斤錢七十六文屍橫道路未至鎮有一
 老丐塾師也戚然哀之作詩以記

馬年建龍月謁
 選之京畿喧傳
 謂蘇常間愁苦踰浙西渡江歷揚淮所見彌其
 道如尸陀林往往從流漸將至洋河鎮水淺數日
 稽散步思問俗里舍半伏屍畧辨男與女身無寸
 裳衣邈迤近區僕容枯瘦存鬚皮為我陳近事欲語
 先涕洟少小粗識字授徒博一紙都平丈我甘
 受俗子欺去年丁奇旱失館百事非眼中萬黔首
 耘籽苦失時丁壯力轉徙老羸乞漿糜富人豈不

仁自球亦已疵初猶稍稍可後惟顧而噫百呼無
 一應活命樹上枝漸漸及土草未易逢鳧茨臘盡
 參嚴寒春月雨雪霏儻死十四五懸喘爭早遲豈
 惟困東餓疫氣連路達不見道旁屋毀壞無幾遺
 卽今夢在眼入口尚無期斗米錢千餘蔬菜如靈
 芝有兒適異縣生死久不知有女年十五無家安
 所歸六日斷漿水氣息在依稀女死我甯活穀賤
 究何裨所痛委溝壑合眼飽鴛鴦君看市上組強
 半死人鸞語罷更嗚咽聲色交酸悽

皇仁天
 廣大張貨百萬貫諄諄戒長吏詳慎察創痍人命
 賤若此得毋吏職虧球荒無良策自古重嗟咨准
 徐連克青踵接皆病黎我昔佐吏幕禱祀祈豐綏
 矧今行就銓父母為有司私望玉燭調祥和周四
 睡骨肉常相保人壽其庶幾傾聽歌鼓腹敬成樂

職士人謂二麥大佳然兩岸田多未種蓋人皆逃
 亡或死屋上所蓋葦稈亦俱毀去又行三十里爲
 亨濟聞見八九歲女子多有父母引至客船覓主

願收養者聽覆之則涕泣而去夫婦二人年俱二十許沿河呼號夫欲賣婦自活蘇州衛前帮舵工以四千錢受之一老人挈女子一年十七男孩一年五歲女子得錢二千男孩無人顧問也余作詩

二首傷之 鬻婦行云枯樹猶有皮小草自有根結髮為夫婦死守何計富與貧小草根已空枯樹皮亦盡願為共命鳥枵腹相依同日殞郎隣妻妾隣郎一生兩生一亡兩亡天實為之命不臧郎命重千鈞他日生兒承祖禪妾命輕一葉鬻身尚可資郎食相嚮淚浪浪沿街索主無歸鄉青蚨多少曾不較誰能增益一口糧峩峩大編長隄織與郎乞求所適一步徘徊一迴看從此難望同井邑金閨運丁愛嬋娟有貴在橐米在船可憐二十操家女換得卅百青銅錢良人收錢還顧婦運丁鞭叱下船走糧船歲歲隄上過郎能再近船邊否 鬻孤篇云四十衰媪人誰憐十六七女錢

五千女年漸少錢漸減猶能乞與往來船獨有男孩人不惜啼嬰往往委道邊垢面老人年七十挈五歲兒語連連首如崩角淚雨下謂此兒繫祧傳悲哉兒命吾子婦子亡婦亦歸九泉吾老何由丐兒食兒命知無旦夕延長隄稽首辰過午莫之顧者頻呼天隣船蒼頭心惻惻餉以胡餅裹以餽許為養子攜以北約畧酬之三百錢小兒雀躍趨僕抱老人嗚嗚夕未旋誓不敢受賜兒直惟願撫兒得長年黃昏淚眼光遙注北去舫嗚呼小兒喜得人勸慰起掩涕眼光遙注北去舫嗚呼小兒喜得所誰念老人溝壑填方信生男不如女女直差舟可供粥饘我哀老人 心蘊結翦鐙為作鬻孤篇舟次皂河登岸有婦數人掘野草一種狀如辣蓼長寸許葉有微毛土名蒜梨子可屑粉為麩一種葉如菊土名灰菜可炒食一種如蔥中空而叢生土名寶蔥亦可煮食婦曰此閒食野草者數月食之

面發腫脹不旬日而死者所在多有死無棺埋於
土輒被人刨發刮肉而啖余不信一婦引至河岸
有土穴四處俱刨開骨尙狼籍并有剝下屍遺破
衣在地爲之慘然是年江西剝船用爲長剝俗呼
小糧船大王聞小糧船淺阻迨至臺兒莊已四月
二十日矣越二日晴川舟至遂別晴川舍舟遵陸
晤常熟邵君竹泉及其從弟雲翹赴直隸總督幕
雇車偕行抵滕縣界河食新大麥麩大麥尙未甚
熟人已不及待也東阿舊縣道中見小車攜老挈
幼由北而來幾三四千輛問之皆景州德州人赴

濟甯拾麥資生五月初一日至甜水舖車軸忽折
邵君先行次日德州過河聞邵君薄暮至州所乘
車役捉當官另換小車而去尙有數客無車可雇
徬徨道上乃知折軸免捉亦天幸也作捉車行詩
捉車何喧喧夜打旅舍門云是星軺使火急催南
轅主人色慘阻語客聲酸楚客若速發吾受苦銀
鑰鎖項柰何許我聞荆北使者去未還相公洽河
駐淮安王家營車八十輛置之河干虛以閉捉車
捉車安所用坐使無益悲滯壅青蚨十貫入胥囊
瘦馬曳輪連夜送車堅車敝不容擇往往中途傷
逼仄憤轆濡軌時復聞歌行路難誰與恤問階此
厲者伊誰指揮聞是司牧兒司牧兒橫若斯嗚呼
堂堂司牧由雄縣而北漸有豐年之象民氣和樂
矣五月初九日至京師主徐端揆 銓 端揆故人頤

亭第四子也雖給事吏部而門無襍客寓王文簡
公古藤書屋寬敞無暑氣甚樂之彙錄北行日記
一卷謁各座師及同年并知交之在京者高郵貢
生陳小南犀麒介端揆執贄問學是科中式六月
吏部投供王惺園師命校天下郡國利病書從會
稽茹三樵先生敦和商權吏治左都御史今兵部
尚書河間紀曉嵐先生昉余乞雙節言久矣往反
未見先生見越女表微錄甚契屬邵二雲約日來
候余因走謁蒙賜五言古詩一首相賞篤至余嚮
讀先生闡藝鄉會一試實有淵源因修弟子禮七

月原選容城知縣年老改教余與董君書擬備二
十八日出京閏七月初六日至熱河初七日引

見奉

旨用董書八月籤掣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九月初
三日王大臣驗放十八日吏部給憑呈吏部告假
回籍省墓呈戶部借領養廉銀四百兩端揆屬捐
加二級備公過抵銷非余意也得浙江鄉試題名
錄兒子繼坊中式第六十九名舉人稽文恭師附
書撫軍浦公馮編修鷺庭集梧附書長沙太守裴
公聞皆爲余說項謝辭之惺園師聞深爲歎賞擇

吉出京是月同選者同年鄧鈞臺

為綱

元城高念

齋學濂

洵陽余介軒

心暢

太湖謝曲江

文濤

臨淄

徐春田

志鼎

南溪適徐編修鐵崖

立綱

新授安徽

學政詞館閣部諸同年在浙紹鄉祠公餞作詩四

首留別都門前輩

百里頭銜試服官台星回首望長安策名自効清時用責實誰

知大令難會是佐人心欲碎翻因歷事膽丸寒耳邊詎祝分明在可易民將父母看乞得鴻文編

摺紳馬馱吟卷出層闈牽連都及遺孤事擔荷彌慙不肖身忍負熊丸垂訓日怕羞金筆贈言人捧

盈執玉尋常語愁結名場未了因算難藉手貢葵衷臣職差能續諭蒙耕鑿從渠忘帝力雨暘

好與說天工敢云政拙勤堪補盼是人

致遠合籌審靜術官箴凜凜名中

抱湘流說到零陵更換舟作吏許尋山水約攜家

同入畫圖游傳聞縣僻風猶古料得身閒與白幽

歸囊他年應不儉九疑嵐翠望中收諸公有次韻者有自作古今體

者有誤序者贈言甚夥仁和余編修秋室先生集

作瀟湘山水小幅常熟黃上舍韻山泰取余詩中

作吏攜家一聯圖寫其意山陰王湘洲元勳為余

白描望衡圖小影所贈詩文類述母節以勉吏職

頌母儀以儆官邪任禮部芝田先生大椿書後詳

言居官之節謂自治愈嚴閱境彌苦困阨備嘗而

人不知疑忌交深而志莫白節至此窮矣窮而思

通終不可通求不失其守則法二母之節二母之

守焉斯可矣江西魯絜非寄言懼余自銜幕學謂

君子不以己所能者愧人，不以人所不能者病人。而以老氏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勗余自全。一文俱全刻雙節堂贈言續集邵二雲贈序曰：法家以輔禮制律者法也，審察於禮與法之相貫通而後能明律，而後能養人。余讀唐律疏傳議，予比于仁慈而參合必以唐六典為依据，猶見禮教之遺焉。明律改用重典峻文苛法，欲以齊民惡觀，所謂禮以養人者乎？後之治律者能銓度於世，輕世重以劑于平仁者之用心也。刻者為之則傷恩而薄厚昧者則坐視人之死生疾痛而不自省，州縣之長盛服坐

堂皇吏抱文書，伍伯環立，哆口叱訶，問以律則懵然，莫能知，憫然以為不足，知其援律以定讞者，則為幕賓，鈎覈案牘，以上下其手者，則為吏胥，居其間，頤指而氣使者，則為奴僕，甚至奴僕吏胥與幕賓連合為一心，鉅文破律，戕虐民生，流弊靡究，嗚呼！是曷望其知律以養人乎哉？吾友汪君煥曾嫻習經訓，以家貧謀養治法，家言議論依于仁慈，佐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允性廉介，嚴於取予，異乎俗所云幕賓者。今以進士謁銓，得湖南之甯遠縣，夫以煥曾之明律而通於禮本之以

仁持之以廉吾見煥會之道得行而豫爲甯遠之
人賀也雖然煥會佐治有年矣於律文信能通其
意而劑于平矣自恃其能以事上官必傲以待同
列必驕其御下必復傲也驕也復也吾未見其道
之得行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欽以言乎
敬也謚以言乎靜也能敬以靜則不敢自恃而可
免于傲與驕與復養民之道庶有濟乎余與煥會
交屢以文字相切磋茲行也同學之士多爲歌詩
以送之余隳括爲序以贈其行何以處我煥會獨
無意哉語尤切摯古義肫然彙裝四冊春田題曰

日下蘭言作五言古詩一章敬書後葉

一官義從公此身甯

自主念此身有來忍爲官所苦官重身乃輕身甯
兩無補我生良獨難十一歲無父二母鞠我身教
之守規矩樹小尺寸諭欲撻涕零兩爲養讀律游
諄切勗自樹謂身三世傳廈顛待撐拄稟稟慈母
訓良止嚴布武貞節天所矜一第幸承祜痛今奉
官符風樹摧肝腑豈惟養不逮慈訓誰翻縷萬一
違素心玷親豈在鉅徧乞天下文卷帙浮尺許母
儀賴以章兼爲官箴輔感誦贈別詞不襲寵行語
推本揚前徽美意足含咀相望修厥身惟恐當官
迂我聞甯遠縣爲昔春陵土會哦次山詩感歎色
慘阻行且身親爲得毋忘咻噢官未一日休身須
百方努昔賢畏友朋此義亘終古丁甯仁者言百
朋實余在京師半載同年故舊外日過從者俞編
片楮

修柱峯

廷楡

茹修撰古香

榮

曾吏部南畹

蘭枝

邵

吏部雙橋

洪

吳進士殷六

尊盤

徐孝廉春宇

文博

李孝廉立山 廷輝 丁孝廉秋水 溶 胡孝廉海嶼 如

瀛 錢孝廉裴山 楷 戴孝廉東珊 殿泗 王孝廉茶園

煦 蔡貢生蒿牀 環黼 湯明府稻邨 元芑 馮孝廉穉

雲 成 胡孝廉蘭川 鐘 章孝廉通之 宗源 朱孝廉春

泉 鉦 陳上舍研香 溢源 孫進士秋坪 樹本 邵孝廉

芾亭 四梅 黃上舍韻山 泰 戊子副車同年癸卯孝

廉周耕崖 廣業 相見論文真得友朋之樂 今南曉

雙橋為知府殷六春宇海嶼蘭川秋坪春泉研香

俱為知縣和邨為知州裴山為戶部員外郎東珊

為庶吉士韻山亦中舉人立山為桐鄉知縣踪跡

最近然不及相見芾亭於福建知縣任內作古蒿

牀司訓仙居亦已謝世 已丑初至京師詞館諸公

聚散之間能無感歎

從容茶話論藝手談羸馬做車風裁高雅自壬辰

四庫館開奔忙日甚規模亦復奢麗聞遲舟言

諸城劉文正公嘗至翰林院云本衙門向耐清苦

今因館務熱鬧將來館停諸君恐難為繼今撤館

已久而既奢不能復儉惜文正公未及見也公車

慶弔公分向止銀三錢五錢最厚不過二金今則

五錢僅見二金亦為常事選官類多寒士候選時

率授徒自給可以立身其絢爛者戲樓酒館稱貸

應酬得缺平常往往束手無策至典質文憑竭蹶

萬狀遇美缺頃刻間忘其本來事事官樣招長隨

覓債主六折七折之銀三分四分之利如饑食烏
啄不顧其後及出都門所負已多到官之初勢必
假手吏胥設法張羅左誑右支自貽後患故余謂
欲作賢吏正本澄源必自謁選始 國家體卹寒
峻例借養廉銀兩果能刻苦又何必身為債累耶
在京謹約同人無不見諒故不薦長隨不收別敬
餞席殷勤至今抱愧惟各座師處畧申杯水寸芹
之敬少存禮意及留別敬二十四金為同年公費
而已十月初一日惺園師招飲留談竟夕誨勉居
官之義甚篤初二日與春田秋坪結伴南還秋坪

同選新津縣亦同告假者出彰義門作新娘娘一

首新嫁娘知得否昔日女今日婦婦不易為味調

疎娣姒周旋法誰某小郎衣履小姑繡管攝不周

或叢咎凌襍米鹽電勉井日殷勤結禱三致辭願

兒賢聲榮阿母涿州道中見驅騾者戚然有感邀

春田同作驅騾行琉璃河外塵影高騾馱載如

養夕復朝爾店有廐饑有槽匪需爾力胡爾莖力

料不稱頻鞭敲騾也仰天悲怨嗚呼爾驥不自

勞人勞上公卿下簿領曹量能給廩誰嬉邀騾乎

騾乎安所遭主至腰站得觀馬二首與人惜馬力

甘里一飲水卅里芻秣之計程行百里卸鞍必無

時行步嘗偶蹶揚鞭不忍施馬漸解人意緩急無

參差如何為民牧民隱了不知我觀當轅馬全

駕先卸每後羣力少不齊覆車誰歸咎傾壓到木
腹蹠憂患獨身受百里專城官此義當念否

雇車至王家營抵滕縣臨城駟同雲密布改道臺

兒莊甫下舟雪大作是秋南河口決安東沈沒渡

河以南汪洋無涯涘高郵寶應河與湖連舟行甚

險幸晴霽無患淮安得詩一首兩岸淮隄高過屋隄下人家水中宿

隄東平鋪萬頃波隄西稍見原陸中流大舸連

作橋競渡千夫操舟一握金官符星急無夜夙隄

流先葦束一鋪土隄上老人泣且言皇仁自廣天心酷月記孟秋

日甲辰清黃金漲又撞觸七方口岸決同時安東

城市埋魚腹泛濫尚寶連維揚三百餘里罹慘毒

河湖一氣接混茫舟走長官盡蒿日民命上繫

聖主慈治河使者相隨屬五里澤洞十里渠分

之使殺河身復窪田从已成巨洪田畧高亦水瀦

蓄爲魚爲鱉知幾多存者三句活九粥昨年苦爲

早魘灾疫鬼春深恹獨道皇無一收往往

大豕出殘積何圖延喘百日餘微命又遭河伯盛

骨肉彫亡生亦徒聲將淚逆仰天哭嗟余素未習

圖經安知河勢起與伏與河爭地河日高揚子江

頭合四瀆危絕淮安百萬家釜底藏身逼水族我

皇仁聖格天吳其來雖暴去幸速善後誰紓

讓三策挑燈讀自清河至寶應得一律百里隄西

頃遙溫浮知屋脊齊露認林梢慶是誰家二十四

畝分從幾處消崑崙無達識掛網蕩漁舫

日夜舟行丹陽道中夢 徐太宐人病容有戚操

作如平時已而手植一樹於庭作五色花鮮妍耀

日少頃秉燭上藏書樓握五寸許竹籌數十付輝

祖曰幾散失好好收藏隨下梯倚竹牀立忽形容

豐碩若三四十歲人置燭於几倚輝祖右肩曰近

來常有人拜我汝須答之僕指姓名凡十餘人

輝

祖曰可以不答兒見友人父母固無不拜者

母

曰雖然我何敢當必須答也

輝祖

敬諾仰見

母

容甚喜因問曰娘今飯食大加耶

母曰也只照

常卻無心事耳

輝祖

曰娘何必有心事願娘長健

兒亦別無心事

母曰大難大難乃泣下

輝祖

亦

泣旋執手大慟會隣舟相觸遂寤淚溢兩眶流漓

被池閒悲夫

輝祖

屢夢考妣然率無語即語亦不

甚了然未有楚楚若是者豈惟

母健不可復得

即夢中承歡又豈易易哉悲夫因急起披衣書以

誌之十一月初三日還家第六女殤展先墓料理

繼坊

會試典產豫到官資斧讓座右箴一則屬陶

南園莊書攜以自警箴曰毋肆汝口輕率悔乘毋

任汝質疎野謗興過剛必激好勝必矜汝矜而激

人將汝懲古詩垂戒畏及友朋官幕異勢毋恃汝

能躁急易誤碎瑣誰睽

正勤

惟儉以漸以恒上下

協一庶無怨憎好人是訓遺命服膺贈言盈篋雙

節並稱汝不自愛先業曷承素絲染緇曰圭玷蠅

敬奉遺體夙夜兢兢

光緒庚子年

病榻夢痕錄卷上

孫世金重刊

